



皇明書卷之二十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循吏

國初

高皇帝宵旰求治安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賞綺布賚爲道里費并賜其父母妻子有差日以養爾廉必奉公母漁民洪武元年徵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臨遣三年賜廉吏嵩縣劉典史布帛四年命中書省州縣官犯贓者勿赦六年勅按察舉察有司官七年汰北方府州縣八年併省州縣



州縣官滿三載入覲詔銓曹核治行最者復職命儀曹燕饗國有事郊廟令齋戒被盛服以從其懲賊吏也亦痛深上之意以爲能勤民而後可以對神明也方克浙東時以王宗顯知寧越府宗顯撫恤創痍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吳沉徐原爲訓導萃生徒教之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聲民大悅及北征大將師十萬駐東昌東昌守魏起潛給芻糧無乏撫輯創殘之民煦嫗勞來和氣所召隣郡蝗不入境入朝民卧轍不得行有泣下者方大軍平蜀時陝西旱民饑

漢中尤甚民多聚爲盜時府倉儲粟十萬石漢中守費震與僚屬謀曰民饑甚何可坐視其斃今倉粟幸多當發以貸民賑之俾秋成還倉且易陳而爲新也立發倉以狀聞由是盜賊屏息隣境流亡來歸者皆令自占爲保伍驗丁口給之賴全活甚衆因籍爲民數千家秋大熟而倉廩悉充後坐法逮至京上曰震良吏釋之爲牧民者勸遂釋之成祖北巡時問監國南諸司孰廉監國對皆廉上曰從朕而北者獨師達一人廉餘率好貨蓋甄別如此仁宣正統時重又任詔在廷三品以上

會推中外有行能任守郡者賜璽書臨遣迨入覲
宴勞有加禮增秩陞俸賜詩寵其行已超拜爲九
卿故吏治丞丞行千里不齎異時行丐者各往往
有餘粟民稱康阜矣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朱齊國文公之學
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國初
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
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
意民卽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
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

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
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闕三
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繇
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
定簡書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
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
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
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
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
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援暴貴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
號往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
聞之中書卽日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袒跣禱
羣祠涕泣卧祠下不再至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
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
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
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諭遣
之不畱案牘庶獄輻輳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
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
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

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
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必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
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
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
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羊牛雞犬散被郊垌如
承平之世諸社稷山川祠壇壝器服咸飭如章無
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
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
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
郡故以葦困峙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

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
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輻輳于前克
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
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
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承
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
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
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各常自誦曰近名必
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桎械懸韋
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

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
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重峻治之以用倉
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
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
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
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
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交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
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潯鴈侑書力却去
而於人最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
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五
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
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
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忤宋太史以
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吳履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
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
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
召使與前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
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薦諭之聽人人
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姦民

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
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豪奪
之歸縛瓊輝道筆之筆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
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
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
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
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
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
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筆者四人於瓊輝前
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
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
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
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
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
且法乃 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倘急且有變
自如如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
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恠以爲神至奔
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
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

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
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岨自全江陰侯良檄旁
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
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
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
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德基屬
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
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
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如他
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

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洵洵矣顧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已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千人部送隣縣牛德基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

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爲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尤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終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狎戲呼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唯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德基至家如濂戒竟全不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抵法云

陳知府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場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竒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蕪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

聞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死論灌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

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始爲諸生時扁

讀書所曰待旦軒洪武中擢知蘇州府上以吳

民爲張士誠守死滌夷俗爲僭靡增其戶稅用重

法繩核之囂訟者更持短長逢_虫起民益困號難治

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弛張寬密以時措數造請

郡中賢者考求治道商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爲興

革吏民回心向化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

陋巷善舍車徒往詣賓門候見之賓問爲誰應曰

姚善也賓乃驚曰明府乃幸臨陋巷乎開門延語

及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禮之又往候

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

面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會有

俞真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

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真木所誤致芹芹受之

吏覺其誤詣真木以告真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

合尤不苟取與今受府公米不辭抑亦知府公之

賢故也具以質告善善聞之立往候先使道意芹

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敢往見

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善如期至延芹置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儒生之
務公今有官守何不談當世之務而置及此耶善
敬起再拜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授之竟不交一
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策也時靖難師起芹以
蘇股肱郡故及之善大悅薦以爲行軍司馬及
文皇嗣位購黃子澄急子澄避善所約與航海善
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王臣也可四往號
召規興復善守土臣義當與城爲存亡及被逮不
屈死

顧光遠浙江嘉興人洪武中以椽從擢知龍陽州招

附懷來浚城輯士民賴以息改知秦和州時亂久
粗定民好訟稱難治前守吳去疾禁訟者或以告
光遠撫然曰民有寃守弗爲之理民安所訴乎頃
之訟者雨集光遠乃自爲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
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一二已又俾凡訟
者居樵樓上思三日然後訴不三日去不訟者過
半矣於是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
之民誠寃輒爲之䟽理非誠負寃願悔自止者聽
不問未兩月而訟清乃吏又畏光遠精敏毋敢欺
舞文者境有虎適其時禁民蓄兵械虎益暴光遠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草檄告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光遠澹泊無營
所居廨無長物藝蔬自食於民事無巨細必盡其
心去廣日民遮道號攀欲爲立石會有禁不可乃
止吳守安慶人爲泰和最賢且勞顧繼之稱二賢
守云

謝子襄江西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知青田縣
遷知處州府本誠心爲政上下孚格郡多虎及早
蝗子襄禱于神天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嘗有
盜竊官鈔不可迹子襄投牒于郡城隍盜閱所竊
藏于私室忽疾風起入室捲墮市肆中因遂獲有

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所俛首若有訴
遣廩問得實歸其主軍校羣嘯聚巖阻爲民患朝
廷發官軍二千人勦之處人恐子襄盡閉軍城中
毋出陰遣人召捕之而定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
年一不以家累隨云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
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
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
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
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

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量免本
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
註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畱不獲郡人學士胡廣
力保之得官民聞本中且復來空間并迎拜如見
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
塋云

劉叔慈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撫綏
縣介溪峒間先是民多困徭役自竄山谷中叔慈
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
三心服而後遣之遷北京部員外郎廉勤舉職召

修永樂大典沅陵民數陳乞請叔慈還官詔陞辰
州府同知一州七邑民如得父母會營北京宮殿
率郡民就役卒都下民在役者悲慕具殮祭甚哀
役滿相率載其喪歸葬辰州

龔鏊字子諫南昌人領洪武鄉薦授給事中多糾正
遷雲南僉事廣西蠻煽亂鏊親率官軍進討生繫
兇渠追還被掠男女數千口擢四川按察使鏊平
生耿介持法不少徇情可原必反覆詳讞務令法
不勝情在蜀開釋死罪囚至五十餘人又宦田園
無旁拓閒居布袍芒屨閭閻化之富豪子弟輿服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少侈望見輒避匿妻久從宦絕不治粧飾歸篋僅
一金珥鏤見之駭口安得此汗吾素風投之江其
苦節類是

衡岳字世瞻汝寧西平人少以俊茂舉于鄉升太學
以選應詔赴詹事府議事敷時政切直擢廣東潮
州府同知約已惠民自常祿外一無取布衣蔬食
如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遷陝西西安府知府
改慶陽治行如前時民愛之如父母諸僚婦會飲
在席者金翠綺綉爛然岳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旣
罷頗不樂岳曰汝坐於何所曰首席岳咲曰旣坐

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寧可得兼耶慶陽人相傳以
爲口實永樂中人覲言事忤旨謫戍南交慶陽西
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頌請貸不報 仁宗詔求
賢以薦起爲南城令改南豐令祿故薄常不足於
用於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有愠色輒曰不猶愈
於充軍時耶無不意滿以薦擢知桂林廉慎之操
愷悌之政始終如一引年致仕歸貧不能自存及
卒身無以爲殮子孫無以爲喪

蕭省身江西泰和人永樂初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
中蚤暮執勞名實孚上下遷河南布政使時河南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類歲旱蝗省身務寬恤郡縣承風宣德民賴以安
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容已過每小失輒赧然面
赤立改圖焉

藺侍郎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大節讀書通古不以
富貴貧賤動其心永樂中知吉安府寬厚持大體
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有告訐者芳數語立決事
曲當吏無容其奸治一主於愛民吉水有無賴民
詣闕言縣故有銀冶可闢芳博詢無之卽草疏言
縣實無銀冶可闢獨言者爲妄以欺耳卽有之甘
斧鑕之誅事得已自奉儉約嘗蔬食服無統綺事

母孝而母賢善教芳日所行事夕必命陳於前有過
必質責之芳受教惟謹先是朱仲智守吉安禮賢
愛民剗弊政民甚戴之改重慶民思之而難其繼
顧得芳民大喜至今吉安語賢守曰朱藺朱藺云
宣德中乃有陳本深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
任智假威有冤抑不伸者三尺童子得自見求白
久之郡民耻訟尤折節下士色辭謙和未始有怠
容郡人安之考九載滿民不忍其去請藩憲乞畱
增三品俸復任前後凡十八年乃老民家戶戶祝
之

何冢宰文淵江西廣昌人永樂中進士官監察御史以廉介自將洪熙時按山東摘發如神按四川劾侍郎楊和而下三百餘人貪暴吏往往棄印綬去時蜀旱所巡郡輒雨人呼爲御史雨宣德中以都御史顧佐薦出知温州府捧璽書馳驛赴任旣至綱紀庶政仁威兼濟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稅稅苦重質田者莫肯收陸稅訟以繁多文淵爲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埒民大便之郡所屬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已峻用金銀之令而舊課不除輸銀者多破產文淵以稅銀例當禁請

自今銀課皆收鈔金鄉盤石等三衛軍怙恣不供賦一束以法樂清東數鄉濱海俗獷戾文淵患之思有以變其習選民間俊秀補學官弟子員督教之俾俗興於學諸政事有不便於民大則驛奏小則立改振舉學校羣諸士而親課之學府椽中有警敏好學者免治其簿書業課之後皆爲名人修條制使吏有所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重喪葬具儲積別善惡百廢整然中使歲至溫取供御海味果實爲煩苛文淵先事措置民以不擾一日檄下作漕運巨艦四十五艘民駭動文淵料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工費擇其人董之民寂若無役居無何山無盜賊
民寡詞訟境內稱治而隣郡有獄訟不決者咸爭
來質平歲旱齋戒禱山川請以身爲百姓當譴咎
泣拜哀惻而雨歲以大熟處州盜起文淵詢知賊
怙烏風洞據爲巢常居之遣經歷黃誠徑往捕悉
得其渠魁大帥他郡執村民爲俘以倖功爭於按
史以爲皆平民宜貸也得活者數百人永嘉民兄
弟訟財則召其鄉老諭以天倫大義判詩狀尾辭
懇款民兄弟感泣退而敦睦 天子嘉其治行璽
書獎勵增秩二級久之擢刑部右侍郎溫人號泣

遮畱男女送者數萬人居民在江北者率父老童
稚望風拜伏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袍
蔬食處之恬然民爲生祠祀焉後官吏部尚書且
死語諸子曰吾嘗爲溫守爲溫民所戴今又數十
年乃心未嘗不在溫也我死神氣其在溫乎臨海
王度言吾浙十一州後先吏至者莫良於何吏部
矣余童子時輒聞父老言何公之守溫也廉而不
激故人不能免明而不苛故人不忍欺惠而弗有
故久而弗忘凡此皆先朝之盛云子喬新官刑部
尚書有傳時荊州守大庾劉永廉幹有弘局以大

學士楊榮薦奉璽書之任勸農興學均賦簡訟清
吏蠹抑豪強郡中稱神明䟽親王不法病民逮下
獄事理復故官以憂去郡中軍民數千人請奪情
起復前後十四年卒于官民立祠祀之霸州守張
需治有聲初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家置一簿
列戶男女大小人口之數派其所宜種粟麥桑棗
孳畜雞豚之目時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違者謫罰
於是民力農畝無游惰不數年田野大闢生理日
滋會畿內蝗大作需捕瘞有方吏部郎魏驥行撫
至州治異之下其法諸郡後爲王振所逮謫戍邊

先是河南叅政孫原貞上䟽言故汜水縣典史曾
泉以御史謫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
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
綿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
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逋稅
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饋運
置棺槨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
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
厚生而已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懷惠至今此
豈非古循吏之事盛世之所宜有哉乞勅追復其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官爲天下士風之勸旨曰可

何少宰理字道濟浙天台人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時方重守令選知江陵縣始至作榜文告諭懇到明盡民誦之有動於是平徭訟勸樹蓄恤窮振弱禁奸招逋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褒表之以風重學校正禮俗民歡然以爲未嘗有也縣當衝午嚴禁申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累歲逋租至十四萬石部徵之急理念民貧不能償乃括逋戶免役者令之曰世言戶役旣佃田立戶而免役寧有是乎定其等俾出募役米而逋租畢完以舊令復遽去

以薦超德安知府亦先榜諭吏民而後畢踐其言歲必再按所屬以省耕歛廉利弊每季召諸生校其業高等者寘府後堂躬教之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奏奪以還民考績最超授福建布政使時沙縣盜作軍乏興理調度隨足而民不加賦丁內艱起貴州布政使上官無貲弗得覲職者十五六理至得畢紹之抗章請蠲逋稅餉兵春給糧秋給銀以便夷省漕四川湖廣粟饋貴川艱甚俾以輕齎代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民獲利而川廣尤大便之秩滿擢南工部右侍郎時舊都歲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又百司皆弊當葺造而費鉅乃清蘆場之新葺抽分之腐木碎炭內府之積久布帛咸出售殆萬金又請南畿獄囚當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百司若城樓街表造葺動千百間暨修戰艦江防畢皆飾而民不與知又奏請饋運至南都者自船抵倉石費米三斗請兵就船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從之轉南吏部左侍郎卒理爲政清慎忠勤凡政精慮而果行一主於惠利在江陵纔七月去之日民攀號盈道奔餞數十里楊文定歎之曰世有爲縣七月遽得民如此其深者乎會命大臣薦所知文定與馬學士愉各署所薦皆理名於是德安之陟其所至民勒碑祠祀之

張常州宗璉吉安吉水人也同知常州府事專督農視民如子喜爲之興利行視水教蓄泄躬履壟畝察種植而勸率其勤不職者或時坐阡陌間與民相爾汝如家人未嘗笞詈人遇老病鰥寡尤恩所過飾學校正士習民甚戴之部使者知其得民也檄督賦民爭趣事恐爲累而宗璉終勞來無急也會以直民忤清軍御史憤憤發疾卒宗璉澹泊一

毫不苟取自舉進士入翰林吉士爲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已乃出未嘗以家累自隨一室蕭然及疾病醫入室索燈燭無之僅出取膏油一盂入望見以爲從外入也謝卻之其操如此卒之日老壯奔號哭奠者累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者數千人

謝都憲士元字仲仁福建長樂人舉進士爲戶曹郎知建昌府先是吏治多姑息民好鬻訟始視事訟者懷牒盈治門立發擿數奸一訴者方出券士元立叱曰券僞也券年踰二紀而券紙乃今式非僞乎訟爲衰止郡有所軍與民居錯盜竊夕數發軍

官入賂庇不捕士元操它事把持之勒部盜盜無所伏乃大新學宮聚古書製禮器樂器課士遵行之士以有造諸城樓壇廟之頽圯者畢飭祠李直講覲表其墓旌節孝門作敦化表忠勸學圖詩摹石流之民間郡民高年有行誼者延見諏民隱諭令以禮讓化鄉俗賜詩畱宴禮儀優渥至戚兄弟骨肉之訟反覆化諭作詩以諭之今猶有傳者其爲守先化後政如此南城民有得石佛蒙腐鼠棲之屋脊羣鴉爲去來謀之衆謹以爲神爭事之碎之庭而止有妖憑女巫腹言禍福如響曰靈哥士

元命召之妖曰吾畏謝公吾去女巫遂如常遇僚
佐有恩禮部使至讓善引過屬有疾入寢躬視疾
死者歸其喪成化中巡撫卿夏時正薦以爲崇尚
風教幾古循良得推恩封父母妻視其官歲再饑
再發粟不給則繼以俸富民感勸爭開廩延糶饑
以不害秩滿郡民詣闕請留陞從三品俸仍舊官
以憂去補廣信永平乃以右叅政分司東川夔東
鄉連爲盜剽劫議徙縣士元曰有備不害卽無備
雖遠能自保乎檄縣因舊城甃之浚其隍而捕殺
盜數百人縣得不徙建始土人豪奪相讐殺事干

川湖吏憚懼觀望卽稍誰何之輒攻剽於道恐來
者士元行部廉得其豪魁引繩根治之建始帖然
進副都御史巡撫之吐蕃大娃小娃二種相結欲
擾邊未發士元曰比其發吾不可以寬乃行邊繕
亭障嚴斥候選軍實以警之虜來獻褰帷徐行以
文告宣諭虜散去敷邊儲得隱粟十三萬有奇以
紓邊屬饑民流徙爲廣宅十餘區處之爲粥食之
藥病瘞死給歸者符得傳食還其處日夜規畫所
全活數萬人自叅政布政使至巡撫在蜀者八年
全蜀戴之士元天性孝友事從父如父三弟終身

不分爨卽俸入弟主之聚食幾千指用數窘自餒
粥以倡而族人之貧不能婚喪孤不能振者力振
之又沛然若有餘建先祠旦望率其族以班見買
田以祭儲其贏以預不虞治家嚴而有禮內外斬
斬無敢疾趨警欬者非甚疾秉炬諷誦迄永夜不
休爲吏本仁心爲質而善應變所經綜初若落落
而卒無不脗合也所至鮮澤沛流民構祠樹碑紀
焉嘗行道建昌建昌民空巷出迓至擁輿不得行
父老操牛酒來餽盈道者數十里謝不受聞訃哭
盡哀

林尚書俊曰成化間郡多良守盛延平顯楊嘉興
繼宗與謝建昌尤名皆躋位中丞士元守建昌九
載秩滿民願畱再蒞又三年忤時宰意旣去建猶
補廣信補永平一守留滯二十年自信易而違俗
難翁張如是斯稱吏所以難也

楊都御史繼宗山西陽城人性鯁直言動磊落天順
初起進士爲刑部主事卽獄中重囚時予食飲櫛
沐曰此曹皆天良雖罪當死亦宜善視蘇活之會
廷議擇郡守以王忠肅薦知嘉興繼宗獨携一蒼
頭書一篋以往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憫農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恤災以事至郡者必和顏曲問盡得郡中諸豪奸
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卽事至常持以調劑興革
郡豪奸歛迹良善帖安諸利滯畢達有孔御史者
挾威凌有司酷虐民多死者繼宗不忍榜通衢募
死者家自詣府孔聞避旁郡去勢人子署縣篆竊
帑金莫敢問繼宗收治之追其金御史行部欲出
之乃詰之曰盜有失主今爲誰繼宗曰朝廷卽失
主又詰曰原告何人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慚而去
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百方索賂繼宗直與之菱
藕曆日內臣曰我安所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若

好布絹繼宗曰諾則出牒取庫金入曰與大監市
布絹索金錢則又出牒取庫金入曰布絹金錢在
也幸與印券附案令他日得磨勘內臣咋舌不敢
受繼宗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亦咸憚嚴之然
所治郡中豪改過卽止不深究嘗治一郡豪伏罪
釋之其人退杜門不出者五年一日以事至治前
識之召入曰若某里某甲耶爾今爲吾良民矣遺
米肉而遣之滿九載民遮道扶携不忍去立生祠
祀焉當是時嘉興治行聞天下陞浙江按察使貪
墨吏望風走避去盡革諸司和市鎮守內臣橫索

日供萬錢繼宗一符下杭蓋革鎮守兄在司禮時
於上前言浙廉使楊繼宗之橫也 上曰得非
不要錢之楊繼宗乎大闡懼伏地不敢起得不
害時常積倉倉官十餘人以虧糧監併者歲久至
鬻子女以償繼宗心憫之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
俸正數外贏數斗較他大吏俸皆然問之曰此常
規也繼宗乃悟前倉官所爲虧糧故欲具奏上僚
屬懼以請繼宗曰俸本民膏脂食之不能盡其職
尚且有天殃况正數外抑主者贏令鬻子女自食
乎是食其子女也倡捐俸設法補之於是諸繫負
者咸得釋內艱歸一敝篋自隨起復進僉都御史
巡撫順天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之民成化末
疏忤旨謫副使弘治末復都御史巡雲南卒於官
繼宗好善惡惡出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
嚴踰壯年輒獨宿不內居官三十年終始無一足
敢暮夜及門者所守郡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
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莫不知其名後守者
莫及焉

盛都憲顒直隸無錫人天順初爲御史論石亨不法
狀謫知東鹿縣邑豪右聞其來搖手相戒曰是劾

石總兵者不可犯也比至變搏擊爲循良吏畏民
安未幾丁內艱去民伺其服闋相率詣闕言願得
盛知縣復任許之顛再至專以德化措刑不復用
有爭訟者諭以理輒叩頭聽受去不復辨隣邑久
訟訐不白者各自詣質平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
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保二府間四
境民間風自歸郊有荒落地聚以成市因呼爲清
官店後仕至左副都御史

陳布政智湖廣咸寧人初爲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
按察使多惠政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中
永豐盜就擒從賊者千餘人皆論死時歲荐饑智
念民因饑而挺諸脇從者衆不可令疫死作粥食
之具以聞 詔決其首惡者三十餘人餘皆免有
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人衆請捕論下令曰告虛
實不可知卽無實宜詣府自投衆悉自詣智諭之
曰我誠如人言下吏鞫訊若諸人能保家否乎皆
頓首曰不能曰如此當出粟濟饑民誠出粟當貸
爾有衆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以賑存
活不可計後遷都御史以行民追慕思之

皇明書卷之二十八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循吏

劉知府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中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便養陞同知金華官金華三年會歲旱賦逋叢積催科急民至鬻子女實奏得貸又贖還其子女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修葺之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傳以他徭家益困為疏免丁母憂廬墓終喪遷順天府治中益廉勤饋一鵞不受擢知南雄府南雄當嶺表孔道商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稅累鉅萬知南雄者動盈饜推其餘事過客爲游
聲稱實至不肯私一錢存稅十之一繕郡學補張
曲江大庾嶺松居無何中貴至南雄冀重賂不得
苛辱之郡人擁實出中貴見實得民乃大驚欲召
釋前憾謝不往中貴去至韶韶人宣言南雄守且
驛奏索賂辱太守事中貴乃大懼劾實抗勅使毀
勅逮入見實具言臣從仕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
餐麤衣敝欲爲國家愛養所部民以是觸天使無
所逃罪 上爲霽威然竟死獄中實行已峻峭嗜
經史坐公府手一編閱之事至掩卷已輒復讀僚

友竊咲之不爲止尤長於春秋中夜思經義言得
蹴童子燃燈起疾書之劉文安稱其生平清強甘
心貧窶與古范丹李及無異以孫丙貴贈侍郎

王弼字存敬浙江黃巖人仕爲溧水令溧巨猾席勢
爲武斷吏莫能誰何逮獄論死溧有湖可田督民
隄其旁田之中貴人視馬歲有賂弼不賂也入爲
刑主事累興化知府興化多豪任稱難治弼至太
息曰是故秉禮之鄉何謂難乎律身端潔布令信
節制度嚴祀典厚科貢郡孝節必樹閭表門郡人
劉閔以節孝聞弼親詣其廬訪焉閔至庭則設賓

榻尊禮之行飲射一宗古儀禮登降拜跪盡日無
惰容俗婚喪過侈而佚蕩往往以賭博破家弼設
牌書勸戒文懸之使開喻弗變者乃懲卒徒下鄉
攝人故爲暴弼爲立期日定限授訟者自付之聽
就理後期者有笞民得無擾賦稅均徭自以品式
處分吏獨受成案苞苴盡絕俗喜爲胥吏至托請
冀必得之弼俟藩司名牒下乃覆上頽風大沮部
使者更驛法非便弼譬止不聽則疏復其舊舊養
濟院居河水上游患大風者相屬汙水行城中闔
城病之弼擇邑厲壇之右立屋園井厠特敞以請
遷之焚故屋平其地諸學校壇宇公廨陂池道路
若祠廟在祀典者畢飭濬澤園隘別增之費盡出
餘積一不以煩民始公牘叢委弼指揮立辦其後
旦日視事比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讀書竟日
而已宿弊盡汰獄訟盡止盜賊屏息治理爲天下
第一莆人以爲百十年郡守未有也會病作民爭
走禱沒羣聚哭盡哀立祠祀之請衣冠塋焉弼形
貌不及中人而神觀英爽明炳幾先盡脫凡累隱
然以古君子自期待云

段郡守堅字可久蘭州人仕爲福山令李文達公薦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遷知萊州後改南陽堅爲政尚教化先禮後刑諸屬吏不法者立按論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識王尚書鴻儒張貢士景純於微賤中躬督之學後皆成名儒女纓而殉夫死者二人自往祠祭民翕然向理南陽俗美至于今堅嘗被酒杖一囚醒而忘其故是後飲既不答

丁知縣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旣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

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性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

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
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
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
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
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
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吊哭於途
歸德里有一姬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
丁父死吾何以聊生是以哭其得民如此

陰貴常州無錫人以貢任陽山隸廣之連州古所謂
天下窮處也貴至不鄙夷其民爲講律令俾知所
趨避又大書爲善最樂四字印給之有兄弟爭田
者倣蘇清河故事反覆開譬皆感泣去有死囚必
爲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天而後定獄中置一響
板曰冤未達者擊之數月間恩信旁達書片紙于
門民如期響赴以感瘴病吏民走禱無虛日又走
百里求醫于連州其沒也巷哭達于野邵侍郎寶
稱其論政似崔寔憂時似賈誼勤小物似江祿惇
夫婦之愛似白居易篤朋友之義如李若谷云
靳經歷瑜字廷璧鎮江丹徒人以諸生貢入太學爲
温州府經歷府周守城府高耽耽視諸幕僚諸幕

僚類戚施剗劇甚瑜若不聞也晨入揖事當治治之旦日復入事當治又治之或符下行縣卽積歲沓不舉若叵測貽身災者皆上馬去不顧治如法卽已事已輒納符退入舍卧僚友問其弛張方略云何輒移語他事守聞驚嘆以爲不可及禮異之温故山海區民以險豪吏以威懾永嘉民戴堂以拒捕所司以逆聞瑜謁部使者曰堂豈誠爲逆者耶畏囊頭荷校就獄死耳且罪止堂而草薙禽獮之非宣德惠愛意脫困獸跳踉如民何請往招之卽單騎緣澗谷招致之而事平千戶陳清越聞人已聘女而美訟奪之府下瑜治盡法治女獲還聘夫沙園地界平陽瑞安間海風駕潮齧岍圩民苦虛稅瑜爲築堤洩蓄之歲以有秋今所謂靳公塘者是已其爲治要在利民而完安之剗除其疵癘他攝署如真以無營爲鈎取亂其心故能成其志後家居温人過必入候致水土物沒温人哭之哀年五十未有子妻爲置側室實仕人女急得金以緩禍者竟遣之不索金已而子貴生官太學士贈如其官君子以爲仁人有後之報云

李濮州緝饒州餘千人樂易孝友舉會試乙榜授常

州儒學訓導擢知山東濮州緝仁恕果決伸滯釋
枉而詳練於世故民不能欺給其大都與民省事
爲先務濮苦河修河歲調卒民不堪役緝爲免其
役而徵諸當役者工食以待事公私便之校稽丁
產盡得所隱漏定上中下戶而賦役始平修州學
朔望必詣學親爲講授諸生有親沒廬墓以毀死
者妻自經以殉之爲請於朝祠祀焉大旱民至采
草木皮以食亟發廩賑之民得無饑死改同知泉
州府泉多訟號難治郡有疑獄叢案難決者下輒
辨治民抱牒赴上司訴輒號願下李二府屬邑同
安多豪猾健闘而喜訟緝往署篆豪捥手相戒無
犯者署守興化興化翕然頌之嘗歎戎伍勾補之
弊曰古者罪人不孥今法非古也獨子畸戶驅令
數千里遠征有司獨苟免罪責爾如民何所清理
得不遣而全其室家者甚多陞魯府長史以去民
挽留不可得爲立石頌德而濮人思之尤深立生
祠祀之

林性之晉江人也少有至性與其兄受書於其父父
時時舉所受書問之對甚悉兄不能對父怒而跪
之輒同跪兄數以過受笞卽解衣請並笞父以其

故意輒解自爲庠生時諸經生咸遵信其說教授
常數十人盡給其父兄性之悃悞重謹世俗諸一
切鈎鉅機警之習咸耻不爲亦其性不能爲者舉
進士知麗水縣麗水故巖邑人以爲非擊搏殆不
可集事性之曰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治豪胥
黠吏徒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體山谷捍文網之民
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者亦涕泣歸誠於其一言
邑故有窰課後窰戶以課重走徙盡則均其課於
並窰居人之不爲窰者民苦之性之至爲䟽除其
額會造籍里中以竄絕自言者數十戶畢減之守

令本以課額戶口爲殿最而性之之爲令如此蓋
其循也遷戶部浙江司主事監龍江天策倉律令
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
升斗賄不擇美惡乾濕畢收之歲久浥爛輒繫死
不能償至連逮其妻孥性之款款戒其人曰奈何
以升斗故坐重法乎倉吏有坐浥爛當坐者輒愀
然曰奈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發倉粟與其浥
爛者均給於軍曰軍所虧粟粒無幾耳而可以脫
繫死者幾何人吾何靳乎於是諸屬感泣至不忍
犯法改龍慶古北口倉則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不便者而高其價招之於是粟溢於廩得時其出納以急邊已又以員外監天津倉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得食立奏請發旁近州倉粟給之或以法閱之不爲止報可行當是時微性之一軍幾詢詢性之本循循畏事爲戶部慎出納守尺寸至其越法有移用曲法有寬貸有足多者可謂循吏矣

唐郎中侃丹徒人少從丁補齋璣學爲高第弟子兢兢厲名檢於廉耻大閑蓋生而性然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者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蔬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競利起於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九
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
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
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
解言或當于理道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其無
理雖權貴人百方爲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
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
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
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
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
壑皆得寢 章聖梓宮塋承天道山東往張德州

上官哀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

往足矣至則舁一空棺旁舍中

諸內閣牌校

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
欲以恐嚇錢同事者竝逝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
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曰吾已辦死來矣錢終不可得也於是諸闈愕眙
瞠目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逝者皆被劾逮去而侃
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
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居刑曹以執
法得情著稱卒貧不能殮刑部自尚書而下及諸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危郡推嶽字季申黔陽人以進士爲吉安府推官廉潔自持皦如冰霜而坦易無城府屬邑安福苦虛糧如水火鄒編修守益大憂之言于朝呈于巡撫列愬于藩臬郡邑下嶽任其事嶽閱籍詢土宜盡得其奸宄根影乃告于民曰綺羅之豪坐享其粟藜藿之蚩日削其肉爾其無黷貨無玩法以蹈于往弊弊者有常刑又以丈量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同室有鬪矣盍各宜其力焉願無吐剛無茹柔

無倦終茲惟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于大吏及僚友曰維此惇獨將以爲福維彼高明將以爲毒請無貳于浮言無挫於橫議以壞于垂成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于神明以袪心志四境之內惕惕欣欣咸夙夜服事也嶽以疋馬從二史往覈之無時陟巖壑犯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旣而內子沒殮之復來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疝也療之復出及疾病綜羣冊核之不少衰其體國恤民可謂斃而後已矣

嶽而後吉推官惟閩人陳仕儀新蔡劉修已陳雅
淡劉忠信敦行教化其沒也民尤痛惜之語具羅
太史表中

吳副使惺臨江新淦人生而方介寡合善任事事不
可弗顧度可爲必爲之無沮撓起進士授兵部武
選主事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武黃籍浩繁人恣
窟宅蓋覆其中惺入內舉內令序坐內令秘久不
傳闔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連諸闔乃大恐
祈哀自是不敢有干改南車駕主驛傳舟車有重
賞避役者數請託不得免得內降免之爲之語曰

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難補興化知府念父年高不
可往留妻侍以二童自隨嘗卽卧內見賓客賓客
見其衙齋如禪室無敢言私者興化素多訟惺聽
決如流頃刻輒遣數十事死囚坐毆殺論死自訴
傷無驗疑之命燔水母納鹽自臨濯視乃得傷且
左失三肋語囚曰毆者右手固左傷宜肋之失也
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誣其讐者云耕田
爭水被毆死惺訊之曰妻死時月日大霖雨爭水
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健訟
訟滋繁或乃有蘊火燒民屋爲搏攫者皆迹捕得

之寘諸法惺英敏邁常倫每聽訊手執券口延問他疾苦殊休暇竊窺者咸駭嘆久之訟衰少至庭無留人乃日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李御史行部喜杖人內股人多死杖者惺豫戒隸必毋杖內股御史怒命縛去易他隸他隸復然御史召惺詰之惺曰方春時和某戒隸令勿杖內股多死人傷感德耳御史慚避去於是興化獨無死李御史杖者嘗病旱爲雨禱民請祠某山神曰聖君者許之期三日不雨至于七日惺怒曰徒邀福而不恤災物之蠹也焚其偶立雨捐俸爲義塚收棄

骸脩南北兩洋水堤章漁港創東山閘時蓄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減埭田草蕩歲連大穰獲異麥穎禾遷四川按察使備達州兵去之日民追號如失父母會與御史忤易月輒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旣歸薄產裁具體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而部使問遺郡縣交際皆不受惺孝友淳至母病癰不解帶者數旬母卒壽九十餘惺年亦五十餘矣哀毀至嘔血少從兄遷學敬事之終身如事父遷卒號哭奔走爲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爲恨臨終遺言鬻宅償貸金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三
妻子環泣麾之去曰毋亂我我縱生終不能庇若等也倏然而逝

崔叅政陞字廷進相州安陽人父失官貧居日一食猶糲也陞學益攻苦母憐之泣謂曰從兄賈不易効耶陞弗聽愈益攻書年二十六李給事中異焉妻以女舉進士拜都水主事改武選職方郎主客時番人有踰請者賂鈞樞者許之趣上議執弗僉名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陞斥之出旦聲其事遂寢星變求言陞與餘干蘇章奏豎闔干政妖僧蠱惑援比儉壬逐忠良所致又言兵尚書

王恕今伊傳不宜置南京奏入不報弘治初有延安之命延邊都瘠耗習猾而俗夷陞至立規畫固局鏑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時出入退果菜私園諸自潔清至矣乃清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橫招流移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成化末郡大饑民大半亡漢中山谷中陞蒞郡復者十六七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耶出見宜川知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耶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耶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

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和心易之每大言曰崔誠好官然貧官吾起大獄必且窘陞佯若不知者已而殺人陞收鞫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陞內明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監營壽王宮於保寧費數力舒逆申王于境民無擾者陞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嘗如松茂得疾遂致仕歸三十年卒陞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節家居檢書課農灌溉花竹

張津字廣漢下令戒民毋相鬪訟喻之禮義務為安

養生息事無細大舉目有措置然不為米鹽紛更嘗曰法必有弊非法之罪變法則弊益滋仍而採之斯善為治者嘗燕卿大夫薦羞簡甚而情意款洽酒酣乏投壺取瓦罌為壺投之以箸其自奉儉薄類如此故俸不待餘稍贏則以修學舍助一切公費視民財猶已膚髓搏節愛惜纖芥不遺承饑荒凋耗之餘未朞年而民大裕待士以恩禮或謁公者苟其德可敬不以其人布衣或忽即干以私雖大官勢人面折之不少容歲旱齋戒將出禱吏

曰天井之山有靈湫焉五里而壇維歲禱之地津
冒炎暑援棘而上詣湫所禱焉越一二日天微雨
水泛湫湧溝澮爲溢日本夷名朝貢來販易後歲
數至而民大騷津曰曷使外夷蠹吾赤子悉繩以
國憲經畫供億民夷習聞政聲怖悸曰天人也藩
臬至父老相與羅拜願借寇於朝遷山東參政行
之日小民遮道啼呼擁牽挽持屨去明日將懸屨
郡門公竟遣人追還民益大愴至山東寇靖擢僉
都御史提兵

程燦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親身
率士務砥礪名節次及其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
洲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迪克浙江行
省考試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公曉其首選也以
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燦
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浮澆奔競蹈
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末
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燦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
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竈賦
徭多奸避覈正之歲旱蝗民饑燦力亟行賑助有
寃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

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闡虓驚臺省牽貫櫛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內踰以事過金陵所至饜虐夫廩外無備也璫怒欲辱之櫛抗陳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誣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櫛白司寇得末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政咸守以爲法蓋宰二邑三人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韜爲留禮尚書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櫛月無雲

蓋以竝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櫛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外屏私餽內絕私取去煩苛寬權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困弊櫛加意節省損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點卒妄奏辨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地訟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印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酋夷懾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櫛劬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牧軍簿覈丁馬除補之疾作致事去櫛入官四十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年 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
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塋野死者其折獄不務
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器訟者
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
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
既屬疾猶倡建族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
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舉
其半鬻之獨作籬自障書聯風雨半間樓云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領鄉薦知衡山有惠政移
倅常州遷靖州知州逾年解印綬去居官惟奉公

恤民不事表暴所至民愛之如父母歸隱東陽石
屋間鄒祭酒守益築室爲隣與諸士人談學晚益
篤書座右曰認元來本體做見在功夫於後輩善
啓發款接尚真率無賢愚咸樂親之鄉族有鬪得
一言可釋有不畏刑罰而畏其聞之者山居十二
年石忽隕遂歸就正寢簡別同志蓋垂瞑匪懈云
刻期日沐浴端坐而逝羅文恭稱其貞而不矯達
而不肆

黃玄齡字崇壽建昌人成化進士授翰林檢討性端
謹自飭事母孝以母老乞終養不復仕閉戶讀書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手不釋卷足跡不履公廷恬退之操終始不移人服其雅尚云

曹祥字世奇太倉州人少居貧贅時氏力讀書而數奇僚壻王生已爲公車士矣婦母張媪薄祥不以爲壻數祥突烟冷卽併日食不從張媪乞釜焦張稍悔割田遺之謝不顧試高等且廩以讓其友貧者支生遂領鄉薦北上抵嶽德遇盜同行一越人墜蹇驢不能上以已騎易之卒以其人免以母老就官建陽訓導遠教諭懷安祥集諸生之憂餒者得百人爲大釜瀹貯粥糜魚羹以食之而課文

義以士行相規切傲弗逞者鳴鼓聲其罪邵康僖公視學政獨賢祥舉以風七閩又六載始得令新昌其爲治洞坦不設鈎距諸來訟者取片語而決或扶之至十輒罷之曰休矣逐而歸耕織矣間謫一二訟師斥之境外民貧苦重索嫁多弗舉女祥咨於士大夫爲嫁程若嫁厚者取婦而責索裝者產棄女者以次第法祥築長堤扞溪水行隄所而吏民畢從者祥手一最重石肩筐土而日視吾力所任而準辰至酉罷亦以吾爲準蓋不閱月而堤成九載俗幾變邑人之有女者以千數携而送祥

邑當台處孔道祥獨不事厨傳曰奈何疲民以取
譽以故鮮賓客聲而獨仙居應司寇大猷爲吏部
郎稱其嚴不苛辦不擾察不細莫不飾控不折峻
不激成不怠困不求爲循吏第一祥當之部考最
以母年高歎咤曰吾雖宦不一日倍母而今何忍
倍母也取部符篋之亡何母卒終喪遂不復仕新
昌人爲立碑頌德祥在新昌九載臺使者薦書亦
屢上陸太宰者鄉人也祥不捐咫尺書以贊太宰
後坐法戍而道新昌執手曰甚愧見公居鄉絕不
喜言令時事鄉父老獨怪祥仕宦後先十八載而

廬產無所增益意其廉而疑其木強少文故爲令
事祥亦自忘之一日御史干旄過祥里修刺入謁
祥問而知其爲新昌呂光洵也坐定呂自通其父
故邑豪公扶之市以懲祥意不自得呂乃言微翁
吾父扶故得以終爲長者曰翁去吾邑十餘年而
德翁如一日也爲竟夕談乃去又一日客有常州
令俞時及入謁再拜伏而泣已起居若家人禮問
之則新昌故御史集子也御史集使還里暴卒而
祥悉解裝以殮出時及牀下而撫之時時召食縣
署如父子曰翁去吾邑二十年而德翁如一日寧

獨特及也未幾而郡守林懋舉復來修禮如俞林則故爲懷安教諭時弟子是三公去祥母所報謝三公亦謂人吾至今尚莊翁不敢以他事請云居杜門間出服田父服道傍望里中子肩輿來輒走避市舍須過乃復出而於鄉黨會用齒推爲祭酒則攝齋坐上坐亡所孫而間於末坐少年非是折之苦爲面赤或目祥是不從輿中來人耶咲曰徒者避輿者當而坐者與坐者抗議亦當鄉黨乃益嚴重祥然會亦益稀王世貞曰行罰而使其人不怨爲德而身忘之古之道也年八十二卒遺令曰

母以誌銘涵乃公

張淑勵太原孟人也第進士知濟南歷城歷城會城也所供億轉置送迎舉取辦郡大夫以上暨有事境土者令咸賓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荒歲民無所自活淑勵至屬歲比災厲邊被兵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送迎居期月淑勵循循應之一若不欲有爲而事循循漸就緒民便安之邑舊以律占租役常與他沃壤地埒而田瘠稅腴大不較民多逃徙則始第坵畝履原隰視土燉惡以

登下其賦覈額著地沃壤不得有欺謾百姓始不以硲瘠爲子孫憂諸供億轉置迎送舊委諸編戶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歲終以貨賂之入出會之十登其六七民苦役甚得代若解懸而其產蕩然如縉至二千三百金淑勵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什器儲粟得轉相爲用冗壞勿廢棄約不復舉長物責邑人直而五十六年敝政如洗邑不重困庶見弘治之舊郡大夫以上日晉接不遑暇而儀愈安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而甕甕問民疾苦必竟辭嘗謂人曰吾四載於此縣署有未蹈之迹而未嘗一日忘兼照於窮閭月旦與諸弟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登薦者七人所在生齒繁殖流移空宅嚮附者衍負版焉李廉訪攀龍頌以爲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安以本俗使百姓培氣歸得爲君子之政云

王詔字孟宣濟南歷城人以鄉舉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守無良去者詔更約法示誠信及旬釐弊幾盡及月而獷悍息政化大行蜀生卓某者道定遺橐裝百金來言自詔曰第往當有爲守者至則

有守者一人生謂曰何不携而去也守者曰人有
棄子者我守公不忍也爲涕流活之我忍携金去
使公流轉於公之境哉故不携也梁御史來按部
猝入獄惟二繫囚焉登上考先是州田多汗菜人
不能市牛耕爲孔明木牛法代之耕力得半牛在
定三歲擢開封府同知會朱僊鎮盜起陷尉氏詔
卽往擊賊設伏扶溝下約舉幟翼攻之賊果嚮扶
溝冒伏中遂鼓而捕首虜執訊以還詔微知賊家
在扶溝必重質妻子也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
一丈所石橋歸德間殫爲河二洪竄雍漕粟不得
上議者請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
之非十四萬人不可計伐薪買石費十七萬餘緡
詔往行河卽湛祭令水工表塞茨而自蹈穉理捷
事卒徒勸赴畚鍤百餘里雲舉人自以爲常見公
凡三月河隄成纜筭九千七百餘緡賜從四品服
色會母卒歸治喪比禫懸車不復出

劉世亨江西臨川人進士知涇縣屬歲侵不欲以善
賦聞請得當戶部勾校例幙被去林中丞潤因民
請疏畱之世亨乃序立條教櫛比其俗輸爲限役
爲等損冗費禁苛取平亭其騎置之他郡邑者毋

使勞不均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置社倉教積貯
諸開墾荒塞因山負澤聽自利弗禁婚葬宴會衰
俗成則去其奢織民食稍足乃喜曰可教矣鄉有
約約有長長有副申 高皇帝大訓衍廣之章善
用長瘳否用短月朔燕見諸生攷問德業鼓鐘間
作聲詩繼之彬彬踰踰士民風焉則又曰耳目之
地得無有蠹治者乎斷革訟師搜剔吏弊吏胥徒
凜若負霜大豪閉門中猾儂行則又曰四封之內
得無有狂徒賊吾民者乎起自旁邑奔伏戎乎令
諸鄉鄉募武勇趨健必如格令巨室主之據要走

險捷策飛應寇至輒警警輒獲邑有虎爲文禱之
虎負子奔去乃飭村落儲水慎火儲堰慎水於是
民視令若在襁褓令民若爲之慈母嚴師也以選
部召涇男女耄兒相率走數百里泣祖於江之采
石卽其地亭焉歸而四鄉民各祠諸其鄉東茹麻
北古樓南妙峰西下坊若一云

熊丞輝字國光南昌新建人少事楊文恪公治易以
諸生貢爲定海丞未三月丁父憂去服闋除山陽
總漕都御史高公委之事事辦使理訟訟允民投
牒訴者皆喧呼下山陽丞會又丁母憂去高公出

見民白衣冠送者填衢巷問知爲山陽丞也破格
給路費太息者久之曰卑官不當如是耶服闋補
常熟丞職水利而浦港湮塞久莫問也乃憤曰遠
怨避讒以自謀得矣如曠官何力主浚浦港而歲
大熟侯仲金寇海上戕守禦官殺掠中貴人沈之
詔捕勦而捕盜簿豫規避去金壇簿禦寇死撫按
官會委丞丞詣撫按言賊負海爲險而我兵怖海
舟常暈什不能持且非素練無節制急則走耳請
禁瀕海州縣商航毋入海歛我兵數舍賊入海無
所掠必轉而掠陸陰遣人出焚其舟賊失勢成擒

矣竟用丞計殲賊捷上部議丞以功贖罪不知丞
本職水利非捕盜官然卒不自明也於是撫按皆
太息以爲丞才而義非其職而委之不辭非其罪
而坐之不辨事不避難功不要賞且他美咸稱署
上考而丞竟以考察失官撫按官咸莫知所坐也
丞旣罷諭家人曰無怏怏不記勦海賊時若輩咸
願罷官保性命耶卽以其日啓行丞所至榜門揭
坐必清必公至是視篋笥如始至時歐文莊曰嗟
夫世德險微如此夫世之吏獨爲人役屬役監貳
役長有司役鄉宦勢要如丞飾躬修政務樹立使

撫按禮丞至優於縣令府倅孰爲平心堯堯者缺
揭揭者折丞其能久於丞耶丞旣歸足不至城府
而鄉隣質成者往往不之公府之鑑湖之上而丞
善掩人瑕垢博譽婉諭歸於息聞解爭又多所賑
施有明叔之風

約論曰余讀唐冢宰龍序循吏錄美哉乎其言之
也可以勸政矣其言曰正德末龍以御史巡按江
西時江西經宸濠虐劉之慘士馬騷軍興急而
民陷於危亡庶官之政若焚實不勝是懼亟問於
君子曰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恤民

隱正吏習其大已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
業夫民猶羊而吏其牧之者也古之牧也良故澤
而肥今之牧也殘故瘠而隕正吏習急矣乃布檄
繩諸黷貨奸宄者弗悛者斥勿貸然俗猶未變君
子曰性有善慝習有上下政有勸懲今之政毋乃
詳于懲而勸猶略乎龍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
錄先循吏沒而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獨知
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
于是乎泰和錄知縣陸震安福錄知縣莊典言其
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擬乎

其直而不回也暫乎其明而不闇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民始咸奠乎安若堵乎而今其由由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錄止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事易見人易感也附錄高塾易春吏習有關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附錄夏尚劉聊貴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後吏習不媮勸之大者乎後四十餘年吏治益靡甚浦江丞張寅者起諸生以貢得丞丞廉歸而殪死丙寅迄庚午不能喪汪中丞道昆開府鄖屬有司行視地南郊舉丞喪塋之爲表其墓曰嗟夫今刀筆吏以簿尉倖史起家率捆載歸猶然厭梁肉上農九人上賈千指乃丞閔焉以溝壑終悲夫往丞居邑操行爲名高余獨多丞濁世奚得此顧羣吏遞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沒故何論清濁哉丞一旦罷黜曩從諸相載者以歸如之何其不餒且死也然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此不在彼又曰道有隆汙命有羸詘鄧通梁武猶不免饑死如命何嗚呼勸之大者乎

皇明書卷之三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能吏

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由鄉舉為御史敢彈劾貴戚畏懼呼冷面寒鐵公擢浙江按察使有冤民淹繫久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果洗其冤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問左右言城中豈有此木乎曰無之獨一古寺有此木然去城差遠新忽自悟曰此必寺僧殺人瘞其下也往發之得婦人屍訊寺僧立服人驚以為神初至道

上蠅蚋迎馬首而聚遣人尾之行得一暴屍身有小印記在衣帶間念此必布商及抵任集市商貿布於商布中得印誌合者召鞠之果服實殺布商乃悉以賊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子顧死於盜也一巨商遠歸未抵家而日暮念孤行恐爲人所圖潛以貲貨置一古祠石下明往取亡之矣訴於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商歸語妻而樓之者竊聽往先取遂併治之嘗巡屬縣以微服觸縣官繫獄中盡與獄囚語知一縣所疾苦民往迓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伏罪由是

郡縣吏股栗莫敢肆持清節最苦僚有以鶩炙饋者不食懸於室後復饋者指示之家故貧未顯時妻治泉爲活後同官有內宴諸婦各盛飾惟新妻荆釵布裙大類田野婦盛飾者皆慙慙乃更爲澹朴其風節類此 朝廷命錦衣千戶如浙捕賊吏顧卽受吏贓新捕繫涿州獄千戶逸走闕下訴 上怒命縛新人見辭不撓 上愈益怒命棄市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後能以靈響動上上爲撫然新鯁直政尚大體斷疑獄如神廣浙人至今猶能談其事

陳諤廣東番禺人永樂中擢刑科給事中舉劾無所
避每奏事大聲如洪鐘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

故 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大聲秀才嘗言事忤
旨命坎瘞奉天門七日不死赦還職陞都給事一日

率同列論事觸 上怒罰修象房同事者治完降
官去諤貧不能顧役躬治之甚劬值 駕至觀象

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道所以 上憐之復官
搏擊愈力尹順天政尚嚴察有張趙風輦轂為清

出行無所避誤衝 皇太子駕 太子訴之上
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為

執政所忌出為湖廣按察使刑政肅清洪熙改元
上忽問左右往大聲官人今安在宜置輔導使人得

聞過時諤以忤親王貶海鹽知縣乃授荆府長史
多所匡益 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寵焉宣德中

忤王改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况鐘字伯津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

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
事初視事陽不解事為木訥諸吏抱案牘環立請

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
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謾侮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
畢具來有勅未宣今宣敕敕中有僚屬不法徑拿
問之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
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閻
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
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
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
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
之羣胥大怖股栗不敢辨鐘命引出擇皂有膂力
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死鐘大怒曰吾爲

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
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
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股栗謂
大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
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體始
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
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
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鐘爲奏減重賦焚香
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
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

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甚易不難大抵鐘爲治專
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
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
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
迎張益州鐘剛果敏達不畏疆禦嘗上奏與巡按
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與學禮士蘇
人至于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
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
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
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纒歸家嘗

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
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
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
如能與况鐘者殆士人高等則何可以資格拘也
曹達字履中蘇太倉人進士授南太常博士爲御史
按輦下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達寘之法而
翟某者爲林與主迫以權貴書居閒復寘之法京
師目相攝強項曹矣甫暮挾其儕糾宰鉉故爲都
御史不法狀杖五十謫外亦爲絀宰汪以解達方
卧兩緹騎囊達過宰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

肩膊入長安門耶達創甚僂而步歸邸汪橫暴如此得隨州判官隨暴水以俸緡倡賞格賞援者多所全活攝斬水令章聖梓宮歸顯陵當道斬水郡縣責供張急達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待達服前引常廩外不進一錢中貴人恚問爲誰知爲達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崑然御史引帆去遷南城令政善狀非一大者若汰坊廂後崇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姑以死達聞於上旌之遷南繕部郎領蘆利瓜剖之官民豪不得牟三年遷知廣州府廣會府吏弊蝟集達一切以惠文埽之若洗而頗得難

上聲嘗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贖怒叱出之至自覲丞坐賕露屬達治治極法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連欲縱舍達持益力御史恚達拂衣出御史業中沮監司爲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御史窘誣達它罪狀詔旣訊疏自白竟遷雲南守而丞及御史相繼罷緡紳快之雲南亦會府治如廣以最聞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阻兵達奮請以所部深入巢卒縛之巡撫格其功更劾之當調人謂達調不當更內地且又資以非時擢耳達咲曰吾往者白吾巖而今不白者不吾巖也官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年幸母在而忍倍母出也乃遂歸達少貧日
一粥自給及貴而老非客至不三盞或風達力不
能恒三盞耶達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
已豐王世貞銘其墓曰世好媿阿強名公激世好
侈靡而目公嗇賢者稱德公亦自得曰儉曰直劑
直以溫導儉以仁是唯恭人

范瑟字孔和濟南人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
經筵講官明年謫開州判官剿巨寇量移大名有
報笥發焉金也輒斥去擢南戶主事歷員外郎郎
中遷四川叅議護上川南道道治雅江上游古流

沙之域先是都蠻叛師討之不下瑟至罷討都蠻
兵身以朝廷威信往諭之都蠻稽首謝請內屬遷
陝西按察副使分巡西寧道屬征羗出道遇暴風
起車東入於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羗豈舍掌吉
而就紅崖乎乃趨紅崖羗果至迎擊大破之復戰
斬將又戰戮其酋而羗平屬北虜來旁塞欲乘餘
威驅之遣百戶齎牛酒往風其王俺荅曰君移部
乃直武威厭人邪將遂欲與諸羗豪合也使乘
障出土卒候望以勞苦無益天子神靈諸羗豪先
後旣授首即所請朔方騎士亡慮三萬人張掖武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
威驍卒萬人羗降兵萬人不合將焉置之卽諸羗願合陘中豈得入虜無以應獻馬千匹謝垣之君輒出莊浪則虜在焉疑有伏走黃羊抵黃羊君在焉虜乃引去虜更寇三川復破其衆於紅崖尚書上其功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官邊長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崖之役先利致敵再策羗虜一何雄也向令以一儒臣謫去何以自見乎猶復制於脣舌是鞅鞅耳故絀於虜可禦也絀於口不可詛也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終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忠節

王禕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幼秀爽長身山立有偉度元末友宋學士師黃文獻公潛爲古學嘗上時政書不報學士危素張起巖交薦其學行又不報而禕隱青巖山著書戊戌上定婺遣使禮徵之召見大喜署中書省椽商機務常字稱而不名與論文大稱善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謂卿與宋濂學問該洽卿不如濂才思雄偉濂乃不如卿累遷起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居注出同知南康特賜黃金帶以寵之禕披榛莽
建府署撫瘡殘集流民收廩其賢士搜除奸蠹經
理廢壞郡以安輯丁未召議卽位儀忤旨降漳州
通判尋上疏言臣聞帝王祈天永命爲萬世無疆
之計在乎修德而已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立政二
者修德之大端也昔成周以忠厚開國垂八百之
基西京以寬大爲政建四百年之業 皇上艱難
十載而大業克成亦旣與周漢比隆矣今日急務
宜法天道而順人心矣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
霜雪時而搏擊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

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天道或幾乎息矣人君
體上天生物之心爲大德務仁厚寬大而不專於
殺戮故動靜合天不然天示之變災以告不饗故
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臣聞君臣一體故古者藏
富於民取之有節近陛下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
民欣欣然庶幾遂有生之樂今浙西卽平租稅日
廣賦歛之科當尤有可減者故臣願陛下之順人
心也法天順人則存之心者爲忠厚施之政者爲
寬大而祈天永命之道不外此矣洪武二年修元
史爲總裁官拜翰林待制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

教大本堂經學淵深以善開道稱五年以翰林待
制奉詔往招諭雲南始至元梁王甚禮敬府僚大
臣咸尊重禕爲王言上聰明神聖爲天人所歸今
薄海大定宜奉版圖歸職方卽聲名全不然天討
且至悔無及梁王初駭服有降意會元主自朔漠
遣僞侍郎脫脫使南中聞之恐梁王且貳迫令殺
我使以固其心梁王持不決匿待制民間脫脫偵
知之質責王王出待制與見脫脫欲屈之待制不
屈曰天訖汝有元之命我 皇帝實代汝知燭火
餘燼顧尤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

有死而已遂遇害瘞地藏寺北子紳字仲縉博學
有行建文時爲國子博士請恤典謚文節正統中
加贈翰林學士謚忠文時宜興吳雲以叅政復奉
使入南亦遇害弘治中贈尚書謚忠節

許瑗字栗夫江西樂平人元季放浪吳越間醉輒大
言自負 上定寧越瑗走謁 上言曰今元祚垂
盡四方鼎沸惟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
然後知奇事欲掃僭亂定天下非攬英雄則無與
成功矣 上曰四方紛擾予寤寐英雄有如饑渴
先生幸教卽授博士畱帷幄叅謀議未幾以大平

皇明書 卷之三
三
爲股肱郡命知府事會友諒引兵來攻力守禦城
陷不屈死贈高陽郡侯

孫炎金陵句容人慷慨有大節喜雄辨言滾滾常能
窮一坐人 上定金陵召見悅之以處在山海間
盜賊憑結命總制處州諸錢穀兵馬之柄咸委重
不從中覆時 上求才急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戰
爭方始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致一二
人問才智者爲誰今皆安在乃悉錄其姓名爲書
遣使者禮招之而青田劉伯溫自以仕元耻爲他
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解一寶劍贈炎炎爲封還

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劉不能難乃逡巡就見
炎置酒與痛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疑
滯劉乃大歎服曰始基自以爲勝公今不及也因
就聘見 上卽誠意伯也炎旣以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四征伐無一卒昇炎於是苗軍叛執炎幽空室
中夜以燭鴈斗酒饋之曰與公訣炎拔佩刀割鴈
舉卮酌酒仰天太息曰嗟夫丈夫乃爲鼠輩禽然
我死死義耳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
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賊叱解衣炎罵曰此綺
紫裘乃 上賜吾者當服以死引枕卧遂遇害

皇明書 卷之三
上聞嗟悼久之是時同許知府死太平之難者有
花將軍同炎死苗軍之難者有胡將軍皆名臣
胡大海虹人也長身鐵面智勇過人從入和陽從渡
江攻金陵常冠軍授右翼統軍元帥從寧河王取
嚴衢戰疾力收諸暨衢處廣信張士誠遣呂珍圍
諸暨以水攻大海馳救之奪堰水反灌之殄勢蹙
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叅佐曰賊狡未可
信不如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
之不武遂引還以江南行省叅政守金華苗軍叛
爲所刺而死大海爲將號令嚴明攻克戰取而體

愛部曲撫遺民盡其心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
書然吾行軍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
焚廬舍故所至降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子
德濟有戰功鎮陝西時五河耿再成守處州韓士
愛民民懷其德苗軍叛聞變上馬出馳賊馬賊死
洪武初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大海位第一而祔
以文臣沒王事李夢庚王愷及炎云

花雲直隸懷遠人貌偉面黑驍勇絕儕輩初謁
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軍略地所至輒破克
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行遇賊數十輩於地杖劍

躍馬衝其陳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
爭鋒從渡江破集慶以總管狗鎮江丹陽丹徒金
壇諸縣皆下之遇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來索戰
雲且行且鬪三日夜盡殲之狗寧國陷山澤中者
八日羣盜蟠結梗道雲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
計而身不中一矢還守太平僞漢陳友諒以舟師
入寇圍太平城中乏食士馬憊城陷賊縛雲雲奮
呼縛盡解起奪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
不趣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衆射之雲至死罵
賊不少變方城陷時雲子煒方三歲妻郃夫人以

牲酒祭先祠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必
死國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
存否在若輩矣公就執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
五侍兒孫氏瘞夫人遂抱兒行僞漢軍虜之至九
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漁姥曰此
兒良宜善視之耳是年王師伐僞漢漢破孫氏
至漁家竊視兒乃在矚漁人出竊負走夜宿陶穴
中曙脫簪儻舟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抱兒
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夜不
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一父老也號雷老告之故

與偕行得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詔復其徭。已忽不見命。兒侍皇太子學，年十三授虎賁衛千戶。

趙德勝，鳳陽人。沈鷺剛毅，馬上運槊如飛。元季亂，母爲滁陽軍所得，遂棄。妻子來歸，從克和儀真，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鏖安慶，降南昌。德勝馭下嚴肅，一號令，旗幟爲改色。從大將征伐，守軍令不離尺寸。平生未嘗讀書，至御敵機略如神，動與古

名將合。僞漢圍南昌，晝夜急攻。德勝率先諸將誓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盜發蹶張弩中腰，脊深入者六寸，卽自拔出，拊髀嘆曰：嗟夫，命也。夫大丈夫死敵，何恨！恨不能從真主掃清中原耳。遂卒。先是僉樞張德勝敗友諒，龍江追至采石，亦力戰死。友諒之圍南昌也，兵號六十萬，雲梯百道，日夜攻圍不解者三月。於是院判李繼先、副元帥牛海龍、趙國昭力戰死。康祝叛，應漢。南昌知府葉琛行省都事業，思成迎戰市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破死百戶徐明，追賊墮穿中，賊鈎出誘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不從死士伍張德山夏茂先戰疾力死捨命王者
走友諒軍約日降緩其攻已城守益堅縛狗城下
死各有贈封先是副指揮劉齊翼元帥同知朱潛
元帥許圭取吉安戰死而張子明者張元帥子也
方圍急時爲間使走金陵求濟師夜從水關潛出
晝伏夜行半月始抵都下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
對曰賊不遺餘力矣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師
且乏糧援兵來立破矣 上曰汝歸語文正第堅
守一月吾當自取之還至河友諒執友諒強官之萬
戶令狗城給降子明佯許之至城下曰我張太舍

也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兵悉起 上自將至
矣賊怒攢槊之死後鄱湖之戰韓成以死懈賊一
時死事者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元帥宋貴陳
兆先副元帥余景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陳國勝
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明年詔建忠
臣祠于康郎山命有司歲時祠成位第一尋建祠
于南昌褒祠諸死城守者已上痛念起兵來死義
之士封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
公耿再成泗國公俞廷玉河間郡公花雲東昌郡
侯張子明忠節侯桑世傑死海寇贈永義侯胡深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陷陳友定不屈死贈縉雲伯廖永忠陷于張士誠
不屈遙封楚國公餘各褒錫有差蓋 上所爲崇
報激勸者如此其後死王保保鞏昌之難者曰于
光死哈出者曰濮英死高麗曰濮真王保保龔蘭
州鞏昌守將光來援至馬蘭灘卒遇戰被執至蘭
州狗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大將軍大兵行至矣
遂遇害光都昌人納哈出之降也猶豫未有決常
將軍茂執之衆驚潰竄匿馮將軍盡驅其降衆入
關英爲殿諸潰衆大恨設伏邀擊英馬蹶被執遂
絕食不言得間剖腹死真鳳陽人從渡江定南都

有功以都督僉事征高麗敗績被執高麗王欲降
之真罵厲色曰我 天朝大臣視爾猶犬羊敢以
降望我耶虜怒欲兵之真曰爾虜敢殺我我 王
必滅爾國不知大丈夫有赤心耶引佩刀剖心示
之而死虜震懼遣使請 闕下謝罪併歸真從行
兵光贈 英贈金山侯真贈樂浪公英子璵
卽襁褓中封爲西涼侯幼趨朝爲班行所蹴歸悲
啼不休事聞 上命御用監鑄一玉字牌懸冠上
俾羣臣避焉 建文時死難諸臣最烈多至百十
人

皇明書 卷之三 九
魏國公輝祖者中山武寧王長子也長八尺五寸嗣
魏國公初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於太子
特親 建文初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數督師有
名召還而靖難師入詔文武臣歸附者復官惟輝
祖不屈 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終無推戴意
逮御史獄迫問輝祖終不言取筆書父開國功臣
子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以元勲國舅欲誅輒中
止竟從寬典勒歸第章祿居五年卒 上曰中山
王平定天下有大功不可以無嗣子欽嗣魏國公
欽入見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

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父克勤守濟寧有惠政
具循吏事中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
累萬言善屬文鄉人業呼爲小韓子矣年十四五
侍父宦游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
雩喟然有嚮往之意從宋學士游學士大善之極
推服欲妻以女時同門皆天下名俊聞學士推許
竝讓出其下先輩名儒如胡翰蘇伯衡輩皆自以
爲弗如也孝孺志古學薄文章爲末藝畏人以相
命居常以明王道閑正學爲己任進修日遠安貧
篤學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名大起嘗代宋學士撰

皇明書 卷之三
應制文 上讀之曰此文非先生所爲學士前頓
首曰臣昨蒙賜酒誠不勝恩厚醉不任此臣門生
方孝孺所爲也 上復手讀再過曰此文勝先生
亟召見使相屬于道旣見首以王道爲言命賜宴
禮部岸然坐上坐 上聞頗不快乃罷歸旣又以
吳沈揭樞薦召見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會黨
獄起逮至都 上按籍識孝孺名曰是天台方生
耶釋之已再召見旣而曰今非用孝孺時遺子孫
令異日光輔太平足矣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
聞其賢聘授世子經孝孺見王陳道德仁義論經

學無虛日王甚禮敬建文初廷臣交薦召入翰林
爲學士友人王叔英聞之喜曰天下幾可治乎已
而曰正學好古吾惧其泥古而不知變也作書逆
遺之曰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而自用其才
者爲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自用其才者也賈
誼之於文帝未能用其才者也子房于高祖察其
能行而後言故言無不中當時受其利而樊呂平
勃不可得而間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
易言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而踈短之
今天子之賢願治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

可比而執事素所蘊蓄爲致君澤民之具者又遠
方臯夔然愚竊以爲天下事有可行于古而可行
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于
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
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人
安其常而不知其變從之難則人未蒙其利而已
先苦其患矣人情愛深而慮之至者必救其失于
未患之先惟執事垂察孝孺守宋學最固曰治先
制作經制在周官 上特倚信議大政輒咨每讀
書有疑輒召問臨朝臣僚奏封事命孝孺就展前

批荅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爲總裁改謹身

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神寶獻頌皆規譏君德
而 高皇帝所制作頗多所紛更靖難師作 上

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密啓曰臣有所托 上

問何托道衍頓首曰上今行必克金陵南方有方

孝孺者學行高武成之日必執不降附幸 上勿

殺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種子絕矣 上許諾及宮

中火起傳建文帝崩孝孺卽持斬衰服晝夜哭已

收下獄及頒卽位詔于天下 上欲得名筆代草

用厭天下心衆舉孝孺乃召自獄中出斬衰見慟

不止。上降榻慰籍曰：先生無苦，余始念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上曰：渠自焚，非我意也。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王弟？上語塞已，而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苦。令左右置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矣。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曰：死卽死，詔不可草。上大震怒，曰：女安得遽死？當滅女十族。妻鄭氏先自經死。上終以道衍故，未卽殺孝孺。且收捕其家，每收捕至輒下獄。怵孝孺而孝孺終不屈。于是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時年四十。

有六孝孺和粹貞亮嗜義出天性。父克勤守濟寧，被誣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宋學士卒夔州，孝孺披荆榛往祭墓，爲蜀獻王言軫恤其孤，婺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二十八箴及雜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感王治必先德化，而後刑戮，作深慮論十篇，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終不可干。正統作釋統三篇，四夷得一字寶，千金璧其爲文理正辭確一稟于閩學而氣頗乏。深醇方召草詔時，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從孝孺受學，令往諭。旨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顧不

皇明書 卷之三
識一是字乎及孝孺死廖兩子拾遺骸塋聚寶門
外山中甫畢而見收亦論死洪熙初 天子慨然
歎以爲方孝孺等皆忠臣實弛奸黨之禁正統末
太皇太后疾大漸閣大臣入問疾 太后問欲言大
學士士奇言建文君嘗臨御四年其實錄當仍以
建文紀年方孝孺詩文乞弛禁 太后默然而止
成化後建文逸事漸出知海寧郭紳始祀方學士
于其里宣城始祀尚書迪于邑鄉賢祠正德中李
提學夢陽祀練御史子寧于金川書院嘉靖中鄭
端簡立遜國臣傳于所著吾學編中萬曆登極詔
始霽然肆恩命建祠祀鄉云

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
奏對詳明稱 上意賜字鼎石藩府有巨獄刑官
久鞫不能決屬鉉治立具 上益喜命法司諸疑
讞盡屬鉉居無何陞山東叅政靖難師起李景隆
駐大軍德州鉉督餉飛輓不乏會景隆師大潰鉉
與督軍務高巍還濟南以爲是南北之衝當固守
須後援慷慨涕泣同盟協力以死自誓收潰亡卒
以守靖難師百方攻圍之鉉悉力防禦莫能下北
兵堰濟水以灌城鉉宣言請降伏力士城門旁候

文皇帝入以鐵板下冀得之幾中 文皇怒發大礮
擊城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而時
時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破之竟攻圍三月不
能下而退鉉遂復德州諸郡縣擢兵部尚書已靖
難師攻東昌鉉督師與戰大破之斬大將張玉及
靖難師入京師鉉被執入見不屈反背立廷中令
回一顧不可去耳鼻比死尚指斥不撓

齊泰南直隸溧水人洪武中歷禮兵主事 上以謹
身殿震故禱郊廟擇官九年無過者陪祀泰得侍
祠三十年陞兵右侍郎明年進尚書 上嘗召泰

問邊將名姓泰歷數無遺又問諸邊圖籍泰出袖
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 上愈益奇泰於是得受
顧命輔 皇太孫以遺詔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
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皆泰本謀也 文
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言上急出勅符勒歸
國靖難師起天子日坐便殿召諸學士討論周官
法度閩外事一屬泰泰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
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師以誅泰爲
名旣遜國自廣德欲往他起兵興復被執不屈死
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等謫戍兒甫六歲給

皇明書
配後赦還故今子孫猶存而黃子澄一子走湖湘
易姓名曰田經猶得存

陳迪南直隸宣城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中以薦官
翰林爲編修擢山東叅政捕蝗弭盜人德之陞雲
南右布政使能已夷亂建文初徵爲禮部尚書水
旱應詔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
詣諸郡縣覈獄囚無令久淹又言天下逃民旣失
其家業且公私逋負交迫故憚歸矣失今不卹必
嘯聚爲患宜令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
著業則民安而盜息從之加太子太師辭兼俸靖

難師起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未嘗入聞變赴京
文皇召責問嫚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凌遲
死成化中祀鄉賢祠郡人私謚曰靖獻公

黃觀貴池人少受學元學士黃皞皞死難觀益自砥
礪洪武中擢進士第一官翰林建文中改侍中與
方齊等竝見信用奉詔募兵督諸道勤王至安慶
聞變大慟哭已謂人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辱卽招
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來言翁夫人暨二女
同被執果携二女赴上清橋自沈死矣於是乃慟
哭自沈李楊河中

練子寧新淦人少有奇氣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爲忠臣舉進士廷對言近時朝廷用人徇名而不責實小善輒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無顧忌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丁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遷工侍郎建文初轉吏侍爲御史大夫時李景隆敗績觀望懷異志子寧執于朝數其罪請行誅且曰臣備員執法而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上爲罷朝靖難兵旣渡淮有上書論大計者指斥用事諸大臣諸大臣怒詬言者子寧曰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爲愧屈 文皇卽位縛至語不遜命斷其舌曰吾欲効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曰成王安在遂族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夢陽爲立金川書院祀焉

景清本耿姓真寧人倜儻有大節遊國學時同舍生有奇書清求之不與固請約明日卽歸同舍生且往索清曰吾不知何書顧又未嘗假若書同舍生不勝忿訟言之祭酒清卽持所假書往白祭酒曰此清燈窻所業書卽朗誦徹卷祭酒問同舍生同舍生不能舉一辭祭酒顧直清叱生退清出卽

以書還之笑曰吾以子珍秘太甚聊相戲耳吾無所用之矣舉進士入翰林改監察御史建文卽位擢御史大夫尋爲北平叅議密察燕上在藩燕之見其言論明爽大稱賞及靖難方黃等俱死清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復官自是恒伏利劔衣衽中委蛇侍朝莫測也會星官言文昌星犯帝座甚急色赤上內以爲防是日清衣緋衣入色獨鮮上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上急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劔清知志不遂乃起立嫚罵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罵竟不屈死命剝其皮草櫛之械長安是夜上夢清杖劔繞殿追迫之明晨駕過門屍忽斷索前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庫中巳時入殿廷爲厲詔赤族盡掘其先墓焚焉籍親屬轉攀涿村里爲墟

卓敬瑞安人幼秀敏孝弟少長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以歸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中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時諸王服乘多僭踰敬以爲言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請徙燕王南昌天子覽表

大驚袖之翼日召語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頓首曰主臣陛下以楊廣隋文非親父子耶上默然曰卿且休事竟寢成祖既即位責敬不奉迎敬不屈欲殺之憐其才繫敬獄後于宮中得敬徙南昌疏謂僧道衍曰向奸臣欲害朕而敬惟欲徙封內地意差善欲宥之何如道衍曰不然南昌地居上流而勢輕不能制四方用敬言陛下乃囊中物耳於是卒殺敬敬臨刑神色宴然經日如生夷三族然文帝嘗太息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編修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風儀善談論凡天下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所著文詩皆峭拔磊落五十餘卷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竝徵辭還里建文中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証今古可見行事且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硬如醫去病如農去草然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去病宜調

皇明書 卷之三
燮其血氣禾稼去草宜培養其根苗此今日急務也靖難兵渡淮逼江詔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變乃大慟會齊太來奔叔英曰太貳心矣急擒至問故乃相持而哭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辭藏裾間自經于玄妙觀杏樹下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方叔英死時天台道士盛希年收葬之祠於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本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周瑛爲封植表其墓嘉靖中編修鄒守益立祠祀焉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高祖問居家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有功陞紀善建文元年王廢盡逮王府吏于詔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時衡王幼未之國是修留京師纂修翰林好薦達賢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時建文帝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解縉楊士奇胡靖等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文帝旣卽位都御史陳瑛言

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
標懷袒易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
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
而雍容淡雅辭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集詩譜
諸書居恒言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言無不直烈
女不以死生爲慮故行無不果因取古先忠節死
事輯爲傳故能處死生不惑而從容泰定如此云
黃鉞常熟人建文初舉進士官禮科給事中靖難師
起鉞以內艱歸且行方孝孺屏左右問曰今北兵

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又朝廷近臣宜有
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守非人則藩籬自
撤矣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守姚善忠
義激烈有國士風然御下以寬乃治郡良才恐不
能已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令戎馬至此而
禦之晚矣孝孺大善之因附書寓善勉以忠孝期
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感激與鉞誓同國難靖
難兵至江上俊果以鎮江降善爲其下所縛執赴
京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會有傳善
款服得宥者鉞聞之瞠目曰有是哉吾少俟善事

定吾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
稍稍食已善死報至乃起登琴川橋具祭拜善慟
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國今君與
希直同死國烈矣吾忍獨生乎祭畢遣家人歸祭
具從容整衣冠自沈死時北兵四出捕奸黨籍籍
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匿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
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
水中福慟哭抱起爲成禮葬之自屏處福父浚早
奇鉞故福與鉞少共學有古行

曾鳳韶廬陵人建文初爲監察御史成祖在藩時

自恃上尊屬入朝馳御道行不拜鳳韶侍班殿
上厲聲曰禮天子無不臣殿上禮不可以不肅王
當皇道行又不拜大不敬文皇爲悚然心壯之
詔至親勿問靖難兵渡淮詔求能使軍中勅罷兵
歸國衆莫應鳳韶請行至軍中弗納靖難後召復
御史不至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辭衣裙上
曰予死得所可不愧吾天祥矣囑妻李曰我死勿
易衣遂自殺李亦從俱死

梅殷歸德人尚太祖女宣國公主恭謹有才智能
騎射諸駙馬中太祖尤愛殷大漸時皇太孫

皇明書 卷之三
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太孫曰大燕王不可忽次
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念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
詔授之曰敢有違天叛父者汝爲朕伐之言訖崩
太孫旣卽位殷以至親嘗參贊在左右及靖難師漸
南逼諸將多選懦觀望乃命殷督師駐淮以阨燕
悉心防禦 文帝遣使遺殷書假道以進香金陵
爲辭殷荅曰進香 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
爲不孝 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清君側之惡天
命所歸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口授詞曰留
汝口去與言君父恩義 文帝竟不得過淮安乃

渡泗出六合至京旣卽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
迫公主爲書以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中使殷
得書大慟問 帝所在中使密語曰亡去矣殷曰
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罷兵入見
上勞之曰駙馬良苦勞殷對曰恨勞而無功都御
史陳瑛以爲言 上曰梅殷朕自有處置明年早
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殷死笄橋下公主謂
上果殺殷牽 上衣哭問駙馬安在 上曰爲公主
蹤跡賊毋自苦殺深曦謚定榮公主 高皇后長
女故 上終恩禮不衰殷二子爲孝陵衛指揮使

王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終

皇明書卷之三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忠節

王良祥符人也建文中官刑部侍郎鞫燕校軍事從
末減得左遷靖難後 上德之有 旨特召良良
集諸臬司印于私第躊躇若有思妻問故良曰我
分當死獨計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
顧當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歛歔如廁置
其子池旁投池死良殮妻畢列薪于戶自焚死事
聞 上曰死本良分獨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耳

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璘私識其事每語及輒流涕沾襟正德中浙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立祠祀焉

劉璟誠意伯基季子也少涵濡經傳究韜略喜談兵洪武中延安侯唐勝宗薦之上上召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帷闥間使若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踰此官矣遂授之賜第馬衣帶又金書除奸剔佞于鍊簡賜之令糾劾頃之授谷王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嘗至燕與文皇帝奕璟勝文皇帝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欲逆

折其萌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獻十六策不見用令參李景隆軍景隆復諫又不聽以病辭歸文皇帝卽位璟卧家不起法官論璟逆叛逮之姻戚走餞舉酒言皇上英武何止唐太宗先生忠良爲魏徵可也毋自底刑判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已分決矣擲杯去至京對上語獨稱殿下曰殿下萬世終脫一逆字不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

顏伯瑋廬陵人名環以字行敏介能文章鄉黨稱其

六行具無闕建文初以賢良徵授官靖難師擣濟
寧民竄匿伯瑋設法招揀兵五千人築堡守分三
千人應調山東師卒至度不支令子有爲還省父
曰汝歸白大人吾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已
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有爲行
不忍去父復旋見父尸亦死知蕭縣鄭恕浙仙居
人博雅能詩家甚貧釜魚甑塵而一介不妄取蕭
然斗室與學徒數十人談經理終日高風勁節一
時敬嚮聘爲昌國訓導及令蕭留心撫字民愛敬
之靖難師入竟死二女從俱死

陳思賢茂名人質直好義官漳州居恒以忠孝行謹
訓諸生靖難詔下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
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
廷瑞呂賢卽堂爲舊君位哭焉郡人執送京師思
賢暨六生咸死先是靖難兵破睢陽教諭吉水人
王省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曰若等知此堂何名
今日之事君臣之倫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遂頭
觸柱死子夔州判亦抗節死女靜適卽墨周簿聞
濟陽陷曰吾父必死奔至濟竟以父喪歸當初發
難時都指揮謝貴彭二馬宣死攻大寧都指揮朱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三
鑑力戰死白溝河之戰都指揮瞿能父子戰疾力
死居庸懷來陷守將余瑱宋忠彭聚不屈死指揮
孫太階陳死盛庸戰東昌斬張玉戰夾河都指揮
莊得斬譚淵已力戰死而楚智若皂旗張者俱戰
夾河死破薊州衛鎮撫曾濟不屈死靈璧之戰都
指揮宋瑄格鬪死靖難後指揮崇剛張倫所鎮撫
周元俱死是時有翰林編修程濟者以明經爲岳
池教諭旁通諸術數建文初上書劾日月言北兵
且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逮入欲殺之濟仰天大
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已而

兵果起赦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徐州之
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日濟遣人
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怒趣左
右鍤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
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而濟姓名適當椎處得
免濟曩之祭碑蓋禳也初濟與邑人高翔竝徵翔
以濟好術數止使勿爲濟弗爲止已而有兵事濟
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
與俱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而 帝急遣召
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四
爲 帝落髮濟從亡數十年諸 建文帝遊歷數
遇險幾不能脫賴濟以術脫去後隨 帝還至南
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中歲貢授按察使以微累
下遷長洲知縣陞晉府長史靖難兵起徵兵于晉
鐔不可詔械鐔錦衣獄鐔不屈死收遺骨者得所
自書贊云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厲行咏吳芮祠壁間畫松
詩雄勁 高皇帝過祠見而悅之召授幕府經歷
建文中遷左補闕大理少卿 文皇帝渡江得閏

不屈死藉其家子傳道死傳慶戍邊後督學邵銳
建祠祀之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洪武末爲寧波知府潔廉平易
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舉璉自奉約一日見饌兼
魚肉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大守靖難師至江璉造
船取海道勤王縛至 文皇問造船何爲璉徐荅
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放還鄉
後黃學憲閏贊以爲神明其心終始一德云時孫
鎮守衛輝以抗節不附謫戍山海二十年宣德初
薦起爲上饒丞不就號冲玄子以終

龔翊崑山人少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翊大哭出
遂還鄉有義行周巡撫忱薦辭不就曰翊仕無害
于義但不欲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
謚安節先生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于教授王省靖難兵
攻濟南不下爲書射城中使亟降賢寧在城中作
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文
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卒不就得
歸年九十餘乃卒當是時列九卿死者尚書侯太
暴昭侍郎毛太盧廻郭任黃魁陳植胡子昭吏部

尚書張統復官出自經死工部尚書嚴震直復官
奉使雲南道遇建文帝悲感吞金死兵侍郎徐
垕家覆杜門死都御史死者茅大方陳性善卿寺
死者胡閏盧元質廖昇鄒瑾而燕府伴讀余逢辰
方起兵時以諫死長史葛誠以上變事死洪武中
勲臣後當靖難師戰有功若死者皆失侯駙馬都
尉死者曰耿濬李堅翰林死者侍講樓璉修撰王
叔英編修王良給事中死者陳繼之韓永龔太監
察御史死者董鏞葉希賢魏公冕王度甘霖高翔
王彬而翔死尤烈藩臬死者副使鄭本立僉事林

嘉猷知府死者葉仲惠王希范陳彥回乃下至縣丞衛健主簿唐子清吏目鄭華典史黃謙亦死坐方黨死者郎中劉端王高叅政鄭居貞舉人劉正之倫而博士王紳子祿爲忠文公禕孫坐方黨上念禕忠特宥因得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乃傳寧海典史魏澤故嘗爲刑尚書當捕方氏匿孝孺一幼子故方有遺育於台謝文肅詩有云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本澤之力也諸皆表表大者而南京故老言建文間法網踈闊道不拾遺有得鈔于路者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去一時

士風朴實死義者至衆入京之夜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夜遁去于是深山中往往有如松陽遺錄所稱者九人及雪菴和尚河西傭之倫雪菴和尚不知何許人靖難後入川走重慶就松栢灘結寺棲焉昕夕誦經山中山中人不知書謂誦佛經也乃誦易乾卦隱士杜景賢者覘知之諷使誦佛書已乃誦佛書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棹急灘中流朗讀讀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如是乃已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名何許人張目曰松陽

問姓名不荅或曰此松陽御史葉希賢也然莫可
考矣河西傭不知何許人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
金城極邊地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
豪魯家爲傭稍稍負羊裘披之然必覆故葛衣葛
綏綏破不脫也卽夏衣夏布覆葛衣其土人或勸
之棄故葛衣直悶悶不荅病數年死呼主人謝囑
曰我死幸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
骨魯家從其言而川中有補鍋匠若馮翁者亦不
知何許人翁客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
對偶及古詩而匠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有學者

不索謝直令負檐從補鍋人與錢布米竝受無所
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傭遇風雨寒暑卽不
出補鍋出錢買酒飯自食嘗寄宿蕭寺中一日行
夔州市中逢馮翁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
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屏學補鍋者不得聞
語已又相持哭別去竟莫知所終東湖樵夫浙中
臨海人也家東湖上日負柴入市不二價靖難登
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
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曰舊皇帝安
在曰燒宮自焚樵夫棄薪檐哭遂投湖水中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松陽錄者松陽人王韶錄逋遁臣作也韶遊治平寺
觀轉藏聞藏上嚩嚩有聲異之緣藏登絕頂無所
見得書一卷視之紀建文臣僚出亡者二十餘人
絕泯爛不可讀詮錄其可識者得郎中梁田玉郭
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凡九人
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去爲僧良玉入海南粥書
爲業死中書舍人和走異域賣卜給衣食死而梁
良用兄弟八人去爲舟師云

論曰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失其名悼
操行難而姓名翳如爲撫卷長嘆不能已也方陳
鐵練諸人浩然天植皎皎矣而周德吉王原采從
容完節亦潯然不欺其志豈非賢哉至雪菴和尚
河西傭之倫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必行其志悲
夫永樂初交趾賊簡定反兵尚書劉儼出叅西平
侯晟軍軍敗被圍死時僉事呂毅陷陳死叅政劉
昱亦死毅沈勇有智略昱嚴猛有吏才宣德中交
人變有陳尚書洽洽直隸武進人洪武中以選拜
給事中父死五開洽去官走五開觸瘴厲冒險五
千里竟負骨歸葬永樂中平南夷黃福鎮南交寬
大專意撫輯洽代福鎮甄拔才能振揚風紀交人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九
畏之稍暇卽讀書自娛有言兵者則嘆曰兵凶器也古人尚德化不得已然後用及交人反侯通率師討賊洽叅贊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以規賊且陳方略通弗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良久洽奮馬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而通已棄師走左右挾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豈偷生乎挺戈陷陣自刎死賊相視駭嘆事聞 上嘆悼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於是布政使弋謙具言都督蔡福

都指揮李任都指揮使顧福劉順指揮僉事劉安千戶蔡顯叅政桂平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竝死事竝褒贈有差易先守諒江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畱進三品祿城陷死何忠守江陵以藩省命懷表請濟師爲賊執賊夙聞其名敬禮之共舉酒酌忠忠唾地罵曰吾 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奪杯擲之中虜面遂遇害子輔守桂政惇朴不事表裸撫民如子黎賊陷沒諸郡縣獨子輔效死守寇環攻數月食盡人心益固城中兵民皆力鬪死無一人降者城且陷子輔曰吾奉

命守郡郡亡與亡不可辱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後交南終反而死者有史郎中安陳主事鏞語具四夷志中及巳巳土木之變文武大臣自學士鴈戶尚書佐兵尚書墊英國公輔而下死者五十人然皆卒倉風沙中非復引義仗節可稱紀如異時矣惟行人羅如墉濱行知師必覆語妻子必死以報國過劉翰林儼屬銘墓劉驚拒之如墉咲曰一得之愚至軍與司正尹昌刑部郎某倡和詩大率傷權奄擅命師無紀律憤憤以臣節相勉後三人者竟俱死爲素定云

鄧縈字孟擴南城人永樂進士授御史出按蘇松諸郡號繁劇前御史多用威嚴爲治公獨寬平將報代自請再留一年詔從之敬慎公廉終始如一吏民畏懷之遷陝西按察使清譽益著晉右副都御史英宗北征至宣大屢疏請回師不報及土木之變從者曰駕不可回公可脫去公叱之曰鑿輿不返何面目見人追虜而罵之遂遇害詔贈右都御史官其子瑞大理評事

毛吉浙江餘姚人天順中爲刑曹郎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時門達寵盛百司遇之塗皆躍馬避吉獨

揚鞭揖錦衣衛卒偵百司鈎摭附致片楮入輒報
可下獄公卿皆重足待之然犯罪例入廣東司他
曹官皆曲貸之吉治之以法不少假會以病失朝
達喉健卒掄巨挺撻之見骨吉不爲變以按察僉
事分巡廣東時高雷廉苦廣西寇道路榛塞乃或
數百里無人烟吉攬轡悲憤進擊賊破之因條平
賊方略以上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繫數千人徵
賄箠擊幾斃吉大息曰嗟夫民不幸死賊手乃又
死于此乎何忍也盡釋之諸爲內官爪牙者悉寘
之法陞副使總軍連破賊已師潰于雷洞從騎勸
吉避走吉叱曰去吾誓不與此賊俱生力戰死是

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震動事聞贈按察使
蔭子諭祭賜其家天順中廣蠻亂慶遠府同知葉
禎擊賊死成化初虜寇榆林開城令于達教孤山
叅將湯胤宗力戰死

孫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爲人沈毅有大略弘治中
官刑曹慮囚多平反以廉鯁忤瑾連罰贖歷藩臬
有聲正德中寧庶人濠爲反謀益急剝民產庇桀
盜助軍燧以右副都御史撫江西大憂之默計曰
民怨彼刺骨矣顧以懿親怙天威是不可先發令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賊反有名獨沈幾潛制其機牙乃亟奏緩征寬役
摘奸劈蠹乃宣言盜橫發宜備諸所屬郡邑務節
縮費繕城濠蓄糧無兵衛者練丁壯防禦於是首
城進賢城南康已又城瑞州曰饒撫罷兵備卽緩
急何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憲
副僉兼備兵九江當湖衝要請重兵備權令兼攝
南康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弋陽橫
峰青山諸壑兵獷悍且隣婁妃家易顧募安義招
集羣不逞號新民舊惡易煽則又城安義而設通
判駐弋陽督六縣兵會城兵器故儲都司府恐濠

一旦起劫爲用也則假捕盜盡出之外府已見濠
爲逆謀益急又結中朝諸權幸恐變起內外於是
陰具䟽濠事言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富貴矣
乃臣惑誠不知其所爲寧府使齎重寶往來京師
者踵相屬於路此何爲也鄱陽賊吏名捕之急輒
竄王西山墳廠中吏不能復得夫匿巨盜又何爲
乎太監畢真徙鎮守浙江王厚贐爲別別時辟左
右耳語真首肯者良乂乃去夫密囑背公厚贐結
奸非藩王所宜有也他顯者狀未論論其蹤跡可
疑慮者䟽七上爲濠伏所遮具得之乃間從他省

改本太后密旨
我監國燧毅然
慮曰安得有密旨
相又曰天祚暗移
汝獨不知耶燧益
頂應曰安得安
曰求死又曰我取
南京汝保駕否
燧益怒張目直視
遂厲聲曰天亡言
國亡王濠怒縛燧
將副使許奮起爭
大撫朝廷大臣爾等
無禮則又縛達且
縛且罵顧謂孫曰
曰聽我言先發不
至此蓋達知濠事
且也發先事

得上又爲諸權倖所得持示濠索金璧而濠乃大
恚宴酖之不死及濠以生日宴鎮巡三司宴未畢
偵者自京師還言中朝遣駙馬侯給事中來卽訊
矣濠大懼乃召其黨劉養正劉吉等人與計養正
曰先發制人明鎮巡三司入謝宴可就擒以舉事
毋束手待訊是夜於府中宣言朝使來實太后密
旨召濠入監國遂集兵及旦諸司入謝左右探甲
露戈而待濠奮膺高步立露臺上宣言曰今天子
巡遊不反 太后召我監國若等當保駕時變起
倉卒燧張目直視曰有密旨請看濠怒曰若何言

今天祚密移汝大臣顧不知耶何闡大義也於是
許副使忠節公達大憤挺身前曰賊妄言求死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孫公何不罵遂大罵濠濠戟手
怒縛二公出許顧孫曰早聽我言先發不至此蓋
達知濠事且發欲先事制之也時孫公年頗高就
縛時臂折已曠曠暈矣達方壯罵不絕口卒俱死
且死時達挺立惠民門刀斫其頸不動衆共推抑
令跪竟不跪死是日天忽陰霾是夕主事馬思聰
以督餉至下獄不食六日死叅議黃宏亦不食獄
死副使河南固始人身長巨口猿臂燕頰沈靜有

制之而燧以為不
可使賊反有名也賊
先挫折燧左脅并
遂殺惠民門外

謀略先是山東盜大起州縣吏業閉門自守或遺
賊芻粟食飲弓馬或棄城遁達方為樂陵令令行
禁止乃無城即築城浚隍倡勇敢繕械器貧富均
役不踰月城成又使附城民各樹土垣封簷端垣
開一竇如圭僅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內餘
編行伍匿衢巷中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
法從事乃洞開城門如虛邑賊至旗舉伏發賊火
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盡擒斬之自是
賊不敢近以功陞山東僉事巡東寧道禮神愛民
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持利權

制誘諸守臣諸守臣以目爭歛遜相結納獨達素
引法批繩其羽翼不貸又密勸孫公先發後聞孫
以為不可然甚奇重之及被害達父方家居聞江
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即為位易服哭人恠
問之曰副使者我子也兒素志殉國故知之嘉靖
中竝贈禮部尚書立祠祀江西官其子各一人錦
衣百戶孫謙慎明恕眾共稱為鉅人長者許明亮
有經濟才雖秉節死咸惜其未盡用孫長子堪武
舉第一人歷官都督仲子墀尚寶卿季子陞禮尚
書有文行孫鋌今祭酒子孫特盛蓋若天所報云

正德盜起時裕州同知郁采上蔡知縣霍恩不屈
死西平知縣王佐棗疆知縣段豸力戰死皆贈官
賜蔭而扶風知縣孫璽代州人以都御史檄城略
陽版築作而盜至略陽令順欲亡去璽持不可誓
必守力竭罵賊死令嚴順者乃揚言璽與扶風令
同奔溺江死都御史求尸急乃取江濱尸斂之歸
其鄉子走京師投匭上狀下都御史王廷相訊乃
得實贈光祿少卿賜祭蔭子於戲順非宿憾璽惟
耻其無能故恣而壅闕之語曰伎心慘於戈兵諒
矣

本無論

約論曰予往聞會城人言當孫許就義時孫噤不
作語壯許公逮死罵不屈也是不然孫公諸措注
峻制密防無須臾忘濠誠可貫天日豈大聲色哉
然今學士傳往事顧爲孫公語甚壯非事實矣唐
尚書言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徇微迹
故馬黃亦烈矣乃或以孫保濠賢孝爲貶行以王
新建討賊時語疑新建觀望嗟夫死以明節生能
成事功灼灼如此猶不免疵詆者之口况隱約乎
故夫毀自靖者勿與知可也

張世忠不知何許人嘉靖中虜俺荅越大原掠上黨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平陽提督宣大都御史時未至我師連營觀望不肯戰世忠等與諸偏將自侯城村起連盟約攝虜誓力戰已諸將閉營不相援而世忠軍壯戰又力賊悉力攻之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軍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被射傷裏脊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遣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已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他援又久戰力竭遂躡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亦竝

死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之

草野臣曰如高皇帝克金陵嘉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守節不下也命禮葬祠祀焉已勅禮部言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殫忠以其家死江州總管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命有司祠祀比克元元學士蔡子英義不二亡去後得之館儀曹子英竟不屈勅有司津送之出塞以能培勵節行基運于來今邇締交養望之習勝而士氣選悞間名世高虛之士鑒靖難之烈劔鉅痛深遂貶挹風節倡明哲

保身之論而士習益靡然嚮利違難矣

皇明書卷之三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將謨

徐中山武寧王達鳳陽人幼倜儻沈雄有智畧年二十
十二高祖起兵授鎮撫托股肱心膂之契乙未
上爲濠舊帥孫德厓軍所得而滁陽王亦方繫德厓
以當之達身易上歸而鄧乃歸德厓以易達脫
上於迫故於上最親戰多笑多不戰而克故常專
征上親征常留守蓋其信也始從渡江下太平
已從定建康乃別將諸將浮江東下下鎮江兵不

血刃民晏堵不知有兵授翼大元帥丁酉克毗陵
轉狗寧國下之戊戌上征婺州王居守建康已
亥僞漢將趙曾勝營柵江擊破之進復池州上
時在浙東方虞京西捷聞喜甚擢同知樞密院上
還別攻安慶連破曾勝兵庚子從覆友諒帥于龍
江辛丑從破江州走友諒命守江州召還友諒卽
破江州上聞復遣還江州下之復破友諒兵壬
戌西攻武昌至沌口聞江西有內變乃大驚以爲
此京西上流不可緩急旋師討平之從戰友諒鄱
湖疾力冠軍上慮友諒乘虛襲建康命還居守

甲辰上卽吳王位王爲左相國上平武昌王

取廬州江陵常德夷陵衡州乙巳下淮東郡縣丙

午受命專征吳會諸將圍姑蘇達念姑蘇堅難猝

拔而士誠必死之寇非可旦夕下也令急攻克之

必多殺士卒傷天子弔伐之仁乃築長圍困之

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立敵樓三層以俯瞰城中

城中益急時僞將莫天祐守無錫與士誠爲聲援

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爲偵爲邏卒所獲王

釋而勞之待以腹心而茂乃爲王往來游徼具得

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大困乃急攻拔之縛士誠

送建康還克無錫得勝兵二十五萬封信國公是
歲冬克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定中原首克沂進
攻益都路下東平東阿濟寧交以東郡縣相繼降
明年上卽皇帝位加中書右丞相克棣州樂安
遡長河入汴長驅克峭函抵潼關上幸汴謁行
在定計取元都北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深趙出
臨清取德滄抵直沽獲海舟聯橋以濟師分水陸
軍而前薄元都攻齊化門填濠入王登門樓戮有
罪填撫降附規畫肅穆庶幾哉王者之師大者具
上紀中已承制立燕山六衛命孫興祖將以守禦

北平而身率大軍略保定中山懷慶轉入山西所
過視要害爲防守進抵大原時擴廓帖木兒已經
保安攻北平矣王召諸將與計諸將請還救北平
王曰不然擴廓千里轉戰以趨北平士勞頓孫都
督總六衛之師足捍禦之矣又行千里我卽還無
及也今獨疾抵大原傾其巢彼進至燕山不得勝
退無所歸所謂批亢擣虛者也若彼釋燕而還救
內爲我牽制千里趨戰此成禽必矣諸將曰善遂
進師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用偏將軍郭英計
夜擣其營大破之擴廓帖木兒踰帳乘驕馬宵遁

遂克大原二年行略地陝西取鹿臺河中西安進克鳳翔時張良臣守慶陽李思齊守臨洮王召諸將計所向諸將咸以張良臣不如思齊才攻慶陽視臨洮爲易欲先取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攻未易猝拔臨洮西通蕃夷北界河隍得其民足備戰鬪得其地足供軍儲當急下令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卽束手降耳臨洮克旁支郡自下而慶陽可坐致也諸將曰善遂克秦隴鞏昌進攻臨洮思齊窮蹙乃遂降良臣懼亦降而大師征平涼已良臣叛王趣還西平會師破誅之初良臣之叛也自恃慶陽城高兵精足可守而兄思道及王保保於外爲聲援欲堅守以老師王乃遣兵抄其出入之道分諸將各徼城四面以困之已而王保保陷原州王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之而馮勝駐軍驛馬關之東距慶陽方一舍與禮軍相應復遣傅友德駐靈州甯正駐邠州葉國珍守彭原故王保保不能難城中乃大困因克之并下平涼王保保遁出塞陝西平三年總兵征沙漠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古城獲王公而下百人降其衆八萬保保絕塞遁別將孫興祖遇胡兵

於三不刺川力戰死右丞胡德濟與虜戰於莊浪沙
失利王斬將以肅軍械德濟赴京師師旋西取鳳
州自秦州南出百八渡克畧陽入沔而別將由鳳
翎入連雲棧取漢中乃西征吐蕃克河州極其肅
數千里乃還是冬大封功臣進魏國公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功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中書
右丞相叅軍國事食祿五千石與世券五年北征
取甘肅還命沿邊輯守北鎮燕自是十年不召十
四年將列侯北出塞擊胡十六年巡北邊訓士十
七年太陰數犯上將 上心惡之乃自燕召王還

冬疾作十八年春二月薨年五十四 上慟悼罷
朝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 上親製神道
碑文稱王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
若神明攻城不屠戮受命而出功成而還一不自
矜伐至封姑蘇府庫克燕京財寶無所取婦女無
所愛可謂忠赤無疵光昭日月者也張我武成混
一區夏奠安人神之勞光萬世矣侑享太廟肖像
功臣廟位皆第一始王與 上比肩起軍中而王東
平強吳北定勝國燕趙中原齊魯關陝古阨塞形
勝之地皆兵不留行而定開拓混一之功十居八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五
九而王事 上最忠謹專征吳時遣人詣京師請
事 上手書勞王曰將軍天性忠義且沈毅善謀
端重有武今所請事率可便宜行願軍中稟命此
賢臣事君之事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古
之道也繼自今諸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吾不
中制 上嘗召王飲飲迨夜強之醉醉甚命內侍
送舊內宿焉舊內 上爲吳王時所居也中夜王
酒醒問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卽起趨丹陛下北
面再拜三叩頭乃出 上大悅方感元帝定西時
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恚之曰昔人恨不得

當單于今得之奈何乎縱之王喟然曰元雖夷狄
然帝天下之日久今得之能裂地封之乎抑甘心
之乎皆不可則不如縱之去之爲得也開平意不
愜旣罷軍先馳歸爲 上言王故縱元主狀疑其

心 上信之北師還至龍江 上命百官出都門
郊迓王稱病臥舟中不起 上親出郊勞又堅臥
不起 上乃入舟問王疾王乃持 上踵而泣具
道所以釋元主狀 上爲釋然方攻姑蘇時見一
女子有殊色以重幣結之期而遣已中自悔使人
道意令他適父堅請如約王固謝負約終不從更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遺數十金助其資蓋厚德如此子四人長女爲
仁孝皇后王薨後三年子輝祖嗣魏國公事具忠
節傳中今世嗣不絕

常忠武王遇春懷遠人也性剛毅有大略膂力絕人
微時爲羣盜劉聚所得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
欲擇所依已聞 上頓兵和陽軍有紀乃棄聚自
歸以身得察於和紀乞充前部自効 上慰諭之
曰爾自有主獨來就我食我安得爾留遇春泣數
行下伏地請不起 上曰試從我渡江俟克太平
委身未晚也 上舟抵采石元兵陣磯上而磯下

巨舟如織距磯三丈許猝登難相顧莫敢先王乘
快舸繼至 上麾之前卽捨舟挺戈大呼前一躍
而登手斬數十人衆披靡遂拔采石功冠軍 上
大喜已從定太平授管軍總管丙申元中丞蠻子
海牙扼江上太平不通 上慮諸將士渡江而父
母妻子留淮西有內顧心大患之遣遇春亟往攻遇
春設疑兵分其勢而正兵合戰身疾搗其中堅大
破之而勝國扼江之勢遂衰攻建康先登從徐將
軍克鎮江會青州軍叛與吳合圍徐將軍於牛塘
急王戰疾力解徐將軍圍陞統軍大元帥明年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常州從下寧國池州又明年上克婺州以鎮國
上將軍同僉書行樞密院事守婺州降衢州庚子
召還從伐漢克安慶僞漢軍揚言出師爭安慶王
曰是必攻池州乃留羸弱城守而伏銳士於九華
山側待之漢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辛丑以江
南行省叅政從上破江州明年從上戰僞吳安
豐破其師遂圍廬州漢攻南昌急解圍還從上援
戰友諒鄱湖戰疾力敵將張定遠素驍猛奮前迎
戰王射之中乃走友諒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
尚強宜姑縱使得去王張目不言及我師出湖口

衆言江流湍急姑放舟下國再舉王又獨不言

上悟命悉舟扼上流王疾應之於是乃扼江而友
諒竟誅是役也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
旣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爲尤功明年
從平武昌已從大軍取廬州別將平臨江之沙坑
拾洞進取贛南安雄韶 上賜詔褒諭言仁者之
師非仁者之將不能今將軍破敵不殺與曹彬下
江南何異殆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也吾甚嘉將
軍賜賚甚寵還取安陸襄陽已副大將軍東伐吳
從克泰高郵淮徐安豐濠宿諸州郡皆下進次自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太湖進趨湖之崑山遂進圍湖州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城中兵爲援屯舊營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營東阡復繞出敵背且填溝港絕其還路士誠急出親兵來援敗復遣將徐義統赤龍舟來援又敗而士誠親軍將度不支以舊營軍降得以徇湖城遂下之乃會大將軍圍姑蘇圍久士誠欲突圍出走戰盤門王急分兵北濠截其後士誠銳甚戰未決王入陳中拊裨將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猛悍能爲我取此乎弼卽揮雙刀奮擊王乘之吳卒傷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竟不得

出而吳平吳亡進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授勲階是冬以征虜副將軍從大將軍北伐 上卽位加上柱國兼太子少保從下山東汴梁北至洛敵兵五萬屯洛北迎戰王單騎手弓馳入陣敵攢槊刺王王射中其前鋒大呼入降其衆而還遂下河南遂從定燕都下保定中山真定遂次于大原主劫營之晝而壙廓宵遁已從平泰隴元也速寇通州王率所部擊走之已破開平元主又北奔大俘獲而還次柳河川薨于軍 上震悼追封開平王諡忠武樞至龍江 上親製文臨祭王爲人守謙

而不矜運籌決勝機應如響從大將軍居動遵節制至自將所至無前由智識明而神力雄故施各得宜也侑享大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二長子茂封鄭公與世券罪失爵安置龍州次子昇封開國公靖難後失爵弘治五年錄後世孫復南錦衣衛指揮嘉靖中紹孫玄振嗣封懷遠侯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

上姊隴西長公主子也盱眙

人初名保保世亂公主卒父隴西王貞携王走四方不能存 上駐師和陽貞携王來歸方十二

上見喜甚文忠牽

上衣戲笑

上撫之泣曰外

甥見舅如見娘也取自鞠甚恩擇師教之賜國姓

今名丁酉以舍人統兵援池州戊戌下太平破苗

獠于於潛昌化盡獲其婦女畜產輜重士氣驕惰

王患之因激使其衆盡焚棄諸虜獲轉戰淳安夜

襲破偽元帥營薄嚴州取之張士誠率苗獠分水

陸道來攻時城壘新破賊猝至難守文忠逆戰大

敗其陸軍卽具筏寘斬馘其上令順流下水軍見

大愕宵遁乃繕城隍樹樓櫓爲不可攻已取浦江

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僞同僉員成率苗軍三萬

人降已亥會胡叅政大海攻紹興諸暨拔之吳又

攻嚴州王破之碧溪塢又破之胥口斬將以同僉
行樞密院事開府卽守嚴辛丑降建昌會苗軍帥
蔣英反金華殺叅政大海馳至蘭谿撫定之處州
苗師又叛殺院判再成總制炎王調兵屯縉雲退
侵軼陞浙江行省左丞總制浙東軍癸卯諸暨守將
謝再興叛降吳導吳寇東陽王謂諸暨本浙東藩
蔽今叛去卽衢處危必急救乃晝夜馳百六十里
逆敗賊義烏乃行營諸暨六十里地僉五指巖城
諸暨城方築時再興導吳軍旁抄東陽浦江義烏
以撓軍王提兵四百里度緩急以應動克捷不旬日
城成乙巳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攻諸暨遠近
震懼王勒所部軍馳赴之去城十里所而營據險
自固守將危之間使稍避敵文忠笑曰以衆則我
非彼敵以謀則何詎非敵也自昆陽淝水之戰詎
有衆乎若未戰而避則賊氣盛後難圖矣且將固
惟敵是求安避敵遂下令曰敵衆而驕今日之事
惟死無二乃捷捷則敵輜重皆汝等有也迨明王
持槩策馬從拾騎馳敵軍繞出敵陳後旋衝其中
堅所向披靡因督衆崩之敵師大潰城中將士出
夾擊俘斬數萬委輜山積而士誠氣益自是奪衰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丙午總水陸軍下浙西克桐廬新城富陽獨餘杭
守不下攻拔之將校請屠以示威文忠厲聲曰今
不下獨再與五子在故耳餘何辜釋不屠於是恩
信大著杭守將潘允明遣方爨詣軍門請降王問
爨何來爨對曰方大兵來民憚之如雷霆意當者
糜碎皆大恐聞公所在宣德意勞來安集民骨肉
相保卽鷄犬亦輯寧丈人大悅以故爲杭百萬
人請命耳王察其誠至引入臥內留款飲因命畫
入城次第乃遣歸於是王整師前允明率所屬迂
之郊王慰藉而入具如畫整師入宿城上令軍中

有敢擅下城人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金一礫
以徇未匝月而紹金台溫咸畢附卽軍中加浙江
行中書省平章事復李姓洪武元年將平閩貳年
以偏將軍從常將軍北擊胡出遵化敗虜將江文
清錦川次會寧追虜將也速灤河敗之斬名王慶
生進攻太興斬將遂克元上都會常將軍薨詔王
卽領其衆援慶陽軍抵太原聞慶陽破平而大同
圍急甚文忠曰本吾所以來者爲慶陽今慶陽拔
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者援大同固當且夫闡
外事苟利於國固將所得專也遂進師馬邑擒虜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將次白陽關擒虜名王時天雨雪王疑虜有伏身
引騎入山眺察之還王前軍業已去敵五十里而
營矣王還視驚曰此豈駐兵地乎虜猝夜劫營難
支也虜衆前五里阻水列營中夜虜果悉銳士來
攻營王堅臥不起令軍中蓐食以二營委敵使自
爲圍天且曙王度虜饑疲乃徐起不介馬而馳分
左右翼薄其軍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脫列北追北
至莽歌倉而還三年以征虜左將軍總兵北征出
野狐嶺至空罕腦兒擒虜平章及虜太尉遂進攻開
平克之盡俘元兩宮后妃諸王達官及得歷代玉

冊金寶圭等諸重器以來班師至龍江 上親出
江上勞師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二千石與
世券授勳階四年鎮成都民大和五年總東道兵
北擊胡戰疾力失道軍渴馬足跑地湧泉出軍不
乏困比年北出塞咸有功十二年理河岷洮鞏軍
十三年召還叅軍國重事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
事十七年薨 上震悼輟朝三日追封岐陽王諡
武靖王器量沈闔人莫能測其際而仁孝寬裕好
學飭行旣釋兵家居恂恂如儒生晨夕必展謁家
廟時祭必齊宿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

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痛公主早薨語及必涕泗交頤下改營塋括髮號跣如初喪出入禁闈上所履地未常敢蹈也凡行師未嘗妄殺遺孩委道路者收養之惟旅拒携二者不得已乃加兵及遇勅敵則鷹擊鷲奮蹈厲挺自前靡戰不克吏卒按軍法行誅爲慘然不憚者終日部曲病親視其醫藥死撫其遺孤得敵將故官隨材收敘使不失所蚤師當塗潘廷堅後過當塗必詣廷堅所謁之已乃就舍在浙東從老儒胡翰葉儀范幹游聞性理之學嚴事之位中朝遣信往候必再

拜而後遣浦江鄭氏族同居十世矣避亂去依山谷中王招諭使還戢士卒毋入其里門幼讀書不滿十月而於經史奧義帝王理道之要古今興衰治亂之統無不洞曉後留中參決朝政所區畫動當上意上益愛重每侍中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然造膝議秘中外莫知者故無得而著焉侑響大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嗣中絕弘治中紹其後璿爲南錦衣衛指揮嘉靖中詔孫性臨淮侯寧河王鄧愈虹人也魁梧有勇力父順起臨濠敗死王年拾陸爲衆推代將遂能率部衆自歸從渡江

定金陵以元帥鎮廣德丁酉移戍宣州取徽州戍
戍下婺源嚴州淳安庚子以僉書行樞密院移鎮
饒州饒濱鄱陽湖而友諒據江州爲比壤數遣舟
師來攻城輒敗去境內懷疑阻者推誠撫納之饒
以大靖旁邑皆下時僞漢將鄧克明據撫州陽納
款而陰城守爲旅拒王知其情亟卷甲夜赴之旦
入城克明單騎遁王令肅不撓民爭獻牛酒犒師
悉却不受 上親征江州下洪都王以江西行省
叅政鎮洪都癸卯友諒悉力來攻圍洪都洪都急
王與諸將堅守挫賊相持者三月卒成友諒之誅

甲辰從常將軍平臨江贛乙巳降僞漢將熊天瑞
平南安雄韶加湖廣行省平章事鎮襄陽時襄陽
多盜烽火相望民新附無固志 上手書賜玉言
襄陽西扼巴蜀北控河洛吾京西大藩汝謹法度
施惠愛無罪者勿妄殺有罪者詳審古良將以仁
義爲先勇次之汝其勉焉王奉命日夜撫循其人
民襄陽以安吳元年陞右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克
征戎將軍取江淮未下州郡攻唐取南陽降隋州
平商鈞房三年克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平秦
隴降河州下朶甘烏思藏封衛國公授勳階食祿

三千石與世券五年克征南將軍平溪洞蠻夷九年改征西將軍討土蕃十年督三邊出擊窮追至崑崙山而還所捕斬功多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召還至壽春卒追封寧河王謚武順侑享大廟柩至三山門上親臨奠爲行視其塋地王器量沈偉事上二十餘年忠謹未嘗得過鎮廣德宣徽嚴饒撫南昌最後鎮襄陽凡八州所至謹法禮賢施惠懷綏軍民出專征臨大敵益奮而謙恭慎密不以功能先人有士君子風長子鎮封申國公卒無子失爵弘治中紹玄孫炳南錦衣衛指揮嘉靖中

子繼坤紹定遠侯

湯東旣王和鳳陽人幼卓越有奇志居常習騎射能指使其與游者羣兒長侷儻饒智畧壬辰歸滁陽王高皇帝取和州諸將皆滁陽客及部曲驕顧望不相下而王首以所部兵受約束惟謹從渡江定金陵從大將軍取鎮江丁酉克常州命鎮數敗僞吳兵已從平吳別將定溫台慶方谷珍走據福州洪武初元奉命由海道下福州進攻延平虜陳友定是歲扈幸汴梁與馮勝收澤路晉絳三年從大將軍入關從征定西大同封中山侯四年將舟

師平蜀降明昇五年從大將軍北出塞擊虜十年
進封信國公食祿三千石授勳階賜世券明年巡
撫西河州十四年從大將軍北伐下灰山又明年
經理四川永寧墉壕士馬十八年平五關山徠還
朝從容乞骸骨許之賜寶鈔造第鳳陽尋召諭曰
日本夷累擾我東海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營
築增戍固守備王行築海上起登萊抵淮浙凡五
十九城置戍還乃老二十三年元旦朝京師忽感
末疾失音不能言 上聞大驚駕臨視嘆惋久之
遣歸里第又明年召輿疾入見 上親撫摩之語

舊勞爲雪涕二十八年薨 上輟朝三日追封東

甌王諡襄武王沈毅質直勇而善斷入聞國論出

一語不泄凡出師奉詔卽行不復問家事臨敵果

敢堅忍未嘗挫衄有問兵書者輒笑曰兵臨陣決

機在智識敏達空泥古何爲家蓄媵妾百餘暮年

盡資遣去得賞賜推惠鄰父老及孤寡無告者

高皇帝末年事多故而王獨壽考以功名終子鼎

早卒再世以疾瘵不得嗣弘治中五世孫倫紹封

靈璧侯嘉靖中卒子佑賢嗣而東甌有孫曰胤續

才守延綏死難才敏志捷善談論能文詞

黔寧王沐英定遠人八歲喪父母無歸上憐而撫之賜國姓爲子王厚重簡默齟齬侍上側不狎戲無隋容年十八授帳前都尉鎮京口洪武元年以親軍指揮使取沿山崇安遂從克延平定閩命復姓守建寧九年以都尉同知鎮關西十年克征西副將軍伐蕃部川藏俘十三萬封西平侯賜勲階授世券十一年克征西將軍征迄失迦夷之擒洮州蕃酋獲馬牛羊二十萬還鎮關中已類歲北搜虜大擒獲而還十四年克征南副將軍從傅將軍征雲南時元梁王據雲南不下遣將將兵十餘萬屯曲靖防江以拒師師次普安土謂傅將軍曰雲南險遠虜謂我疲於深入今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可破也必兼道進師傅將軍曰善遂進師師至白石江晨大霧四塞衝霧行抵江未涉而霧霽則元軍壘於我軍業已相望矣虜見之大驚以爲神錯愕失措傅將軍欲遂濟王曰我軍遠來利速戰然步卒未集騎卒勞虜及我半渡而擊我勝未可必也盍緩之乃陽陳兵爲將渡狀而潛兵從下流先濟繞出賊陣後賊方駭注視而伏兵已鳴角張旗幟呼譟矣敵大駭陣動王乃趣進師以猛

士善泗者先導師旣濟大戰虜大潰破之斬將俘
餘衆二萬悉縱之梁王赴水死父老爭出金馬山
焚香迎王師王入城秋毫無犯因遂平南中詔留
鎮雲南十七年平廣南蠻二十年誅閩峯鶴慶劔
州諸逋寇二十一年平緬蠻叛犯定遠衆號三十
萬驅戰象百餘以來勢甚獷王自將銳兵二萬往
調之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出嘗賊殺數百人
獲一象而還王曰吾知賊不足與也乃下令多置
火銃神機箭部分士爲三行約象且至前行銃箭
必齊發未退第二行繼之又未退第三行乃發銃
箭聲賊發象當走走而以大軍蹙之箴不勝矣於
是命馮誠領前軍甯正將左湯昭將右申令曰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一級必重賞退而却一
隊必盡戮明日王登高丘以觀師蠻象皆披甲負
戰樓若欄楯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
標我軍勢張甚陳及交我軍火箭銃砲雷擊電走
山谷聲不絕象果駭走乃賊殊死戰左師却王命
將急馳下取師首左師見之懼奮麾衆復前王責
戰益急賊乃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象七
十四餘被矢如蝟毛而仆緬巨帥悍者被重傷斃

象背自是諸蠻誓服平緬歲入貢不復反矣明年
 平阿資二十三年討教化三部及普安會平之二
 十四年平順寧蠻明年薨於鎮王在鎮八年不召
 已召至賜宴奉天殿遣還鎮留鎮之明年哭 孝
 慈皇后哀再鎮之三年哭 懿文太子哀甚因失
 聲感疾薨計聞 上哭之慟輟朝臨祭追封黔寧
 王諡昭靖侑饗大廟王之鎮雲南也簡官僚剔姦
 蠹嚴城堡通商恤下務農重穡墾田百萬畝軍實
 裕而民不知擾士卒豫附暇日延儒生講經史大
 義後愛讀通書西銘出師表揭坐隅時時觀又刻
 白鹿洞規置學宮以風薨之日軍民罷市巷哭如
 私親子春嗣侯春劾以功授督府僉事當比試
 上曰兒本我家人何試畀實授命錄囚烈山審逆
 黨蔚州開釋各數百人及嗣鎮留意屯田水利征
 叛夷輒功卒諡惠王弟晟嗣以平交吐封黔國公
 世作鎮滇土至于今賴焉

傳將軍者穎國公友德也宿人廖將軍永忠巢人也
 初傳將軍從明玉珍不得志走從陳友諒已率眾
 來歸從征偽漢征吳從北征中原先登冠軍身被
 創不死者數矣以剖符封穎川侯洪武二年 上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下詔伐蜀遣中山侯和率舟師從瞿塘入廖將軍副之傅將軍友德帥步騎從秦隴入顧將軍副之上密諭傅將軍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戰難正勝也我若出意外深入搗階文將門戶墮而腹心自潰兵貴神速願將軍慮之友德頓首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東陽果空虛階文雖有兵壘然單弱於是走陳倉選精騎五千以從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進遂克階州又進拔文州已渡青州白水克綿州時蜀人阻漢川自固乃下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必濟師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綿竹日月投之江順流下讐全蜀且報湯將軍遂進拔漢州僞丞相戴壽帥衆數十萬扼舟師瞿塘聞友德下漢江則大駭乃留兵守瞿塘而自引師援漢保成都且至友德下令曰彼行千里還闔業聞我師數捷心必搖又自戰其地勢必散可一戰而克也率銳帥迎擊大破之遂拔漢州捷聞 上大喜手詔褒美而勅讓湯將軍曰本所爲遣二將軍者欲水陸並進使疲於奔命而克也今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平

蜀此其日而云候水退乃進師將軍獨不念失事
幾乎時中山侯聞階文漢川拔意固奮及得讓乃
進師廖將軍部所部爲前軍時蜀人設鐵鎖阻飛
橋以扼關我舟不得進廖將軍計曰此難與力爭
蜀山多草木可計破也乃密遣壯士數百持糗糧
筒水爲飲食而衣青簑蔽草木魚貫緣崖石間舁
小舟潛行出上流蜀人不覺也度且至於是率精
銳夜從墨葉渡攻陸寨而舟師用鐵裹船頭置火
器於其前以乘之黎明蜀人盡銳來爭永忠已先
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上自上流揚旗

鼓譟下蜀人駭不知所出而舟師遂焚其鐵索焚
三橋而前途入夔遂進師重慶僞夏主明昇詣師
降廖將軍諭令需湯將軍湯將軍明至乃受降而
傳將軍亦以克成都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而蜀
平本蜀所以平者傳廖二將軍之力也凱還論功
上曰友德統軍冒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克保
寧諸郡功最高次廖將軍於舟師爲尤功餘各以
差次受賞其後傳將軍從北擊虜出金蘭攻甘肅
至於瓜沙留鎮北平已備兵延安十三年克征南
將軍將軍十將軍萬征雲南 上指授方畧而定元梁王

走死 具帝紀中友德旣盡平諸蠻乃因俗立法
定貢賦興學校掩骼瘞廣屯田南人大悅十七
年論功封穎國公食祿三千石賜世券後再征雲
南北征沙漠踰黑嶺至鏹子海窮熊皮山而還西
征寧夏橫鶩萬里出奇無窮降王破國功甚夥後
坐黨暴卒子忠尚壽春公主爲駙馬都尉讓金吾
鎮撫而廖將軍當元季與父旺兄永安集衆保巢
湖 上在滁和欲渡江念獨乏舟楫永安請以舟
師從 上大喜因扈 上渡江而父旺老獨遣其
二子從師從定金陵從討江陰海寇永安陷敵永
忠以樞密僉院都總其兵 上率師伐友諒至安
慶敵固守 上以陸兵形之敵兵動永忠擊其水
寨破之從破江州已從討友諒鄱湖焚友諒舟從
平武昌拔姑蘇陞中書平章政事副湯將軍航海
取福州克征南將軍由海道定兩廣三年論功當
上公 上怒其使所善儒生窺我意邀封爵抑之
封德慶侯賜世券是年副湯將軍率舟師由瞿塘伐
蜀然後竟坐累卒子權娶湯將軍女又從征有功
得嗣侯

稗史臣曰予考觀 明武成之功而歎夫六王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烈燁千古也施及于子孫 高皇帝起濠滁間創
業六師親征者惟僞漢餘皆以命將而中山王稱
元功最高平吳攘狄拓地萬里而終守純固不伐
能噉噉也韓彭有是哉開平少戇岐陽文武爲憲
與寧河東旣黔寧企著其恩信卽英衛蔑矣詩曰
四于時夏我徂維求定天祚我 有明之命於戲
盛哉

武定侯郭英濠人也沈毅多智有武力善射年十八
從 上起義兵定江東征無錫傷脇破常熟傷足
征安慶傷臂攻高郵弩傷膝 上征漢大戰鄱湖

英畏傷力疾乘海船鏖戰敗友諒于江口征武昌
戰保安門又傷手足方 上在武昌嘗於武帳中
踞床坐漢驍將陳僉同者舞榭直馳入中軍欲行
刺衆辟易 上大呼郭四急爲吾殺賊英挺鎗躍
馬奮臂呼賊應手斃 上大喜解赤戰袍衣之曰
唐尉遲恭不汝過也克廬江襄陽陞千戶克淮安
安豐陞驍騎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北渡河取彰德
廣平克燕轉戰晉冀關隴陞指揮副使破王保保及
察罕腦兒陞河南都指揮使赴鎮英有女弟爲
上妃 上幸其第遣餞之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

翼廐馬二十疋移鎮北平召進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多封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餘與世券克靖海將軍鎮遼東建文中從耿炳文李景隆軍靖難後罷歸第尋卒贈榮國公諡武襄方大師之攻通州也英距城三十里而營高壘深溝若爲持久計者衆請攻之英曰吾師遠來憊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致其師而敗之翌日大霧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元將見軍少帥死士萬人張兩翼而出戰良久佯敗敵乘之伏中起斷元師爲二擒元宗室梁王遂克通州元主聞乃大懼北遁遂下燕及圍大原擴廓帖木兒自燕旋師倍道至勢銳甚萬騎橫奔傅將軍薛顯衝却之營城西英憑高望謂常將軍曰彼多兵而不整大而無備可刦也請夜往刦之常將軍然其計言之大將軍許之會敵將潛使人約降請爲應於是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期舉火鳴砲常將軍率大軍乘之曠廓方燃燭坐帳中砲乃自軍中起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蹠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敵騎遁去因克大原鎮河南時河南新羅兵邑井蕭條盜充斥英宣布威德綏輯流亡申寬政明賞罰遠近來歸者

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移鎮北平河南士女遮道留數十里不得行時北平初定羣胡反側英開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英仁恕恭儉毋病懸身燈告秦代卒廬墓三年毀瘠如一日御軍禁虜掠戒殺降法將在軍親軍更直者荷戈環帳立英北征一夕風雪大作悉罷遣歸營其恤士類如此事 高祖四十年親倚甚而自處益謙家居不治田產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靈叨封爵子孫衣食足矣敢增益生其侈心 上嗟嘆良久身大小百餘戰金鎗遍體然聞命卽日就

道未嘗以老疾爲解卒壽考始終云開國初嗣封不絕者惟中山黔寧武定三人餘多罷廢 肅皇帝時張孚敬桂萼議大禮廷議方洶洶嗣侯助獨爲之左右張桂因薦之得復保傅總提督郊廟工又爲之起大獄扈 狩承天進翊國公後專橫論死子守乾嗣英有兄曰子興與滁陽王同名隸麾下獨稱興從 上克滁和渡江定金陵先登以翼元帥圍常州晝夜不解衣甲生蟣蝨鄱湖武昌姑蘇諸大戰咸疾力從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關爲三秦門戶李思齊張思道日覬覦興厲兵積貯搃塞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固險屢敗其兵不敢東封鞏昌侯女弟入宮位寧
妃有弟曰德成 具外戚事中

俞號國公通海巢人也世亂父廷玉弟通源通淵寨
巢湖自守與廖永安兄弟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
爲人桑世傑廬州趙庸含山華高等俱會妖盜左
君弼據廬州巢湖軍前戰不能敵聞 上駐師和
陽書納款時 上方撫豪傑欲渡江得舟師乃大
喜曰吾衆數萬已乏食欲渡江乏舟巢諸將以舟
師來附殆天贊我也遂親率銳士行抵巢與諸將
相結約遂拔以來從渡江而通海最親用以翼元

帥從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兵下之從復池州征
友諒拔九江掠蘄黃從戰友諒鄱湖疾力定出湖
畫楚之禁江通海功爲多賜金帛田從降陳理陞
中書省平章政事守廬州繕墉濬隍興農田兵民
寧輯從征浙西別將克太倉湖州戢士不殺戰士
誠執花塢蕩其營中流矢歸 上臨視病親撫之
曰平章知予來乎通海不能語 上揮涕出卒哭
之慟弟通源卽軍中代將從平吳嗣通海官後從
大將軍下山東河南山西諸郡別督師大原從克
張良臣慶陽西征王保保出連雲棧克興元皆先

登以南安侯從廖永忠伐蜀又從魏國出塞征甘肅皆最封功臣 上念通海功追封豫國公後改號國諡忠烈侑饗太廟父廷玉贈河間郡公通源封南安侯通淵越嚮侯二十二年通源鎮雲南還卒卒後逾年坐黨事死勿問而通淵失侯以家人還都建文初以豹韜衛指揮召禦燕戰沒白溝河而趙庸華高葉昇企得侯昇坐胡黨死張德勝桑世傑咸死難 具忠節傳中

馮國用定遠人丰儀峻整器量恢廓與弟勝企讀書自喜饒智畧射命中甲午兄弟同謁 上自歸

上見國用喜曰君被服類儒生豈嘗爲儒生耶因問定天下之畫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勿貪子女玉帛掃羣寇以救生靈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引爲心膂參謀議典親軍蓋是時諸忠智勇力之士惟國用兄弟至最先乙未從渡江取太平擒義兵師也先 上釋而用之令以元帥從 上行也先軍屏宿衛獨國用一人留卧榻旁 上解酣卧衆乃定已國用察也先有異志密爲防禍竟不得發而斃居無何而國用卒 上甚痛惜親臨墓致奠

勝嗣掌親軍平漢平吳從定中原秦隴皆與有克
獲功三年論功封宋國公祿三千石賜世券勲階
上傷國用功未就追封郢國公四年鎮陝西五年取
甘肅至亦集乃八年自大同征散不刺還鎮陝西
十年鎮河南十二年董建周王宮殿大將軍北伐
以征虜將軍從節制河南軍 上勅勝曰今天象
有警其占在大梁乃爾所封邑宜防慎刺客未踰
月又勅曰天象屢見變秦晉二王今還都宜選精
銳嚴宿衛二王至宋國公迎都指揮守卽都指揮
迎宋國公守官軍三之一迎餘悉城守慎毋忽十
八年克征虜大將軍北征練兵二十年大師踰金
山降納哈出驅其衆二十萬人以來輜重巨百餘
里與鄭國公常茂許軍中事召還奉朝請二十七
年 上手詔諭勝言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
道乃以不足奉有餘朕命卿子鎮西部近以家人
違令聞朕察言觀色良以不得所欲耳然小人畧
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
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衣食
無窘迫自然効力下無怨言則家道昌矣勝爲偏
將軍號勇悍善戰及爲大將軍稍廢紀律不及偏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將軍時金山之役有大功。上顧不悅，卒贈卹，稍不及諸元勳。

吳襄烈公良定，遠人氣岸，雄偉與弟禎俱以勇畧聞。從上取滁和渡江，定建康，從下常州，以鎮撫守丹陽。時張士誠跨有淮東浙西之地，據姑蘇，稱雄富於京師，密邇而江陰枕大江，實當其要衝。又士誠多詐，數以金帛啗將，情其守，乃移良以指揮使鎮江陰。尋陞樞密院判官，諭之曰：「汝鎮守封疆，約束士伍，毋外交，毋納，通逃，毋逐小利，慎毋輕與敵爭鋒，惟固境安民，而命其弟禎增兵助爲守。」士誠率舟師蔽江而來，建牙君山，計必攻良，以計破之。敵宵遁，已侵常州，良道督兵往援，大破之，殲其師無錫。自是敵舟師不敢沂江上。金焦上，召見慰勞，命館閣賦詩文賜之。已僞吳以漢滅而懼，以舟師數百艘侵鎮江，良嚴兵以待。上親率水陸軍討之，寇乘潮逆拒陳，方合，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寇退，上行視江陰，見良守禦甚設，大稱嘆久之。太息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者久之，良在鎮江，勇不妄殺，持身甚約，食不二味，念鄰敵切，境夜往往卧城樓上，枕戈達曙，故寇至輒殄，又以暇日

延師儒興學獎勵民節行士絃誦相聞民耻鬻訟
居十年屯田平賦禁惰詰奸 上有事江漢大軍
數動而東藩帖然軍民按堵良之力也時湯和守
常州耿炳文守宜興氣勢聯絡爲京東屏翰皆著
防禦功吳平移鎮蘇州衛武備益修軍民輯睦洪
武三年封江陰侯積封靖海金食祿千五百石與
世券廣西右江叛克征南將軍討平之諸銅鼓五
開路騰源各溪洞蠻夷畢輸租奉法令八年徙民
田鳳陽副李太師督田齊王封齊州營王府卒青
州贈江國公子高嗣建文中守遼東數以兵攻永
平永樂中編氓江陰奪世券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沈毅讀書不善章句好武
畧來歸授管軍萬戶以溧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
總管以鎮江江陰功陞親軍副指揮使以發諸暨
功陞樞密判官從征交廣克九江黃梅廣濟立湖
廣行省叅政移鎮江陵平湖南洞蠻陞平章政事
克征南將軍取廣西降土官黃英衍岑伯顏還爲
偏將軍征山西平唐鄧南陽留鎮招諭明昇昇不
從璟作書與之具陳昔據蜀最盛者莫如昭烈孔
明相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

謀夕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淮
中而欲以一隅之地綿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
險爲可恃蠶叢魚鳧之國當世有之足下亦不得
而有矣鄱湖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
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友諒子竄江夏勢窮出降
主上宥罪封侯天下所知足下幡然覺悟自求多
福豈不賢哉凡今爲足下謀者初若可信然他日
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取富貴當此時
老母弱子將安歸乎昇不能用洪武三年封營陽
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從伐蜀失利不賞沅辰
蠻亂爲副將軍討平之佐大將軍鎮北平卒贈芮
國公諡武信子通副將韃靼官軍戍雲南多道亡
失侯

吳威毅公復合肥人甲午率衆歸濠從克泗滁采石
太平陞萬戶定建康授總兵攻鎮江斬將守常州
吳入寇力戰却敵從征陳理圍廬州先登攻漢沔
下之授鎮武指揮同知守沔陽下汝州黃江陞安
陸指揮使調征陝西土蕃克河州從穎川侯平蜀
從衛國公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再征土蕃累功
封安陸侯世指揮使從穎川侯征雲南兵普定克

總兵官勦蠻寇取廣西轉餉盤江卒追封黔國公
賜諡賜子孫世侯復衝冒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
恂至臨陳奮發無堅不潰子傑嗣從征失律失侯
諸皆世開國功其天下既定諸將守邊圍宣猷効
力者稱張溫唐勝宗馬雲葉旺之倫勝宗濠人從
平漢吳歷龍驤驃騎安豐三衛指揮封延安侯後
守邊鎮遼東威誓惠懷兵民輯睦在鎮二十六年
邊境肅寧溫不知何許人以指揮使守蘭州元將
王保保襲蘭州溫會諸將校計曰彼悉衆襲我將
兵寡難敵也今乘其始至又日且暮彼不知吾衆
寡可擊也必擊之挫其銳而後固守以待援於是
整兵出戰保保却敵圍城百餘日設方畧固守乘
其怠輒奮擊敵竟不得間而退事聞陞都督僉事
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師
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
而智者克成其名餘驕悍橫恣者或縱肆以取敗
亡則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爾必戒之後從
伐蜀克階文平西蕃寇戎封會寧侯後坐黨獄死
雲旺鎮遼時遼東反側尚多雲旺帥部卒由登萊
渡海薄金州降胡元叅政葉廷秀攻平章高家奴

走之遂至鎮二人勇智兼濟同心經畧完城繕兵
守備甚設納哈出入寇雲旺命蓋州衛指揮吳立
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
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城池未
完軍士少指揮王富常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
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勅吾
自將其驍勇率數百騎疾走城下呼挑戰城上發
勁弩射之傷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
至引兵退走避蓋州由蓋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
歸雲旺策其將退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
塞十餘里緣河疊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洳
如長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
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約聞砲卽豎旗令指
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至四顧寂無人則前旺
等俟其過城南砲發而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
鼓聲震天矢石雨下虜駭倉惶比奔趨連雲島遇
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途大潰馬雲亦於城
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
死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筭
納哈出僅以身免賜獎勞擢雲旺仝都督僉事

何真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季棄官保鄉里爲衆
附平羣盜有王成築十砦自守圍之乂不下真募
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來真笑
謂成曰君柰何養虎爲患成慚謝奴求賞真如數
予之已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其上成惧以爲將
烹已也惶懼請命真曰君何恐已乃縛奴於車上
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或有
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
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或有奴縛主者視此於
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及

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潮諸州之地元授分省左
丞嶺表以安後歸命 上恩賚甚至授江西行省
叅政轉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又命以集廣東民兵
遷湖廣左布政使致仕封東莞伯二十一年卒子
榮嗣後坐黨死失封是時懷遠人李質以起義兵
保鄉里衆頌推守德慶繕兵浚城隍有保障功居
恒戒所部毋妄殺毋擄掠有執敵來獻者多給衣
糧縱遣之家故饒舉以賑施其三族與鄉里流寓
之貧者以故一時名士如茶陵劉三吾牟城孫仲
衍率往歸之國初全城歸附 上召見慰勞擢中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書斷事尋超授刑部侍郎晉尚書慎刑獄加意哀
矜有淑聞會開浙江行省拜叅知政事鎮之質至
振紀綱正風俗勸農興學居三年績最 上念其
老召還許致政時召見賜坐便殿訪時政已復起
爲靖江王右相勅獎諭甚至自元亂兵爭乘時奮
起者莫不剝下自封樹威虐自恣惟直質本仁好
義庇賴其鄉族及一時與金自歸者多望罔糜爛
而二子獨矜然以完名終豈可謂無天道哉

夏音虔國公顧成其先湘潭人往來江淮間遂居江
都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胆喜習武事自文身誇異

人或謂之黔徒非也從 高皇帝爲親兵侍 上

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後累功進都督僉事建
文中以右都督從盛庸戰真定被執 成祖愛其

勇畧解縛令輔世子居守燕事定封鎮遠侯永樂
中出鎮貴州辭於文華殿曰 皇太子曰殿下於

事君父恤軍民皆素行誠篤臣何言惟於小人當
置之度外凡事有天理無爲深計也意爲漢府也

至鎮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諸蠻臺羅寨叛種威之
羣蠻震懾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諡武毅蠻中祠
祀之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成者孫嗣侯溥鎮湖

廣擒貴苗 僞王通滇蜀道復爛土長官司設都
勻府溥清慎囊無餘資卒國公懋爲率布帛供殮
諡襄愨子仕隆嗣侯好文諳武總京營兵寬簡得
士心鎮淮安總漕廉幹不苛率贈太傅諡榮靖子
寰嗣靖恭廉明爲時論所歸

稗史臣曰余次鄭端簡異姓諸侯表洪武中開國
功臣封者公七人侯二十九人伯二人其後中山
侯和進信國公穎川侯友德進穎國公征西功得
侯者十有三人平雲南侯三人征胡征南各一人
征蠻公一人皆戰功可述視前代名將甚夥矣其

後功高過大疑積釁深藍胡黨獄法吏深詆寵祿
浚利宗姓殲夷亦運會然哉 成祖靖難以九門
壩上白溝滄洲蘭城夾河靈璧七戰論功其後比
驅殘虜南定交會西靖羗東捕倭將校畢以次封
賞而定興王輔稱獨烈矣事大者 具帝記若百
夷誌中



